史記卷之七十　　　　吳興凌稚隆輯校

張儀列傳第十

張儀者魏人也 [illegible]

[illegible] 嘗與蘇秦俱事鬼谷先

生學術蘇秦自以不及張儀張儀已學游說諸

侯 [illegible] 嘗從楚相飲已而楚相亡璧門下意張

儀 [illegible]

[illegible]

史記卷之七十

吳興淩稚隆輯校

張儀列傳第十

張儀者魏人也呂氏春秋曰儀魏氏餘子○索隱曰晉有大夫張老又河東有酉張城張氏為魏人必也而呂覽以為魏氏餘子則魏之支庶也又書略說以餘子謂之季子也○正義曰傳云晉有公族餘子公行杜預云皆官卿之嫡以為公族大夫餘子嫡子之母弟也公行庶子掌公戎行也藝文志云張子十篇在縱橫流始嘗與蘇秦俱事鬼谷先生學術蘇秦自以不及張儀張儀已學而遊說諸侯索隱曰說音稅嘗從楚相飲已而楚相亡璧門下意張儀曰儀貧無行必此盜相君之璧共執張儀掠笞數百不服醳之醳音釋○索隱曰古釋字其妻曰嘻索隱曰音譆鄭玄曰

喜悲恨之聲子毋讀書游說安得此辱乎張儀謂其妻

曰視吾舌尚在不其妻笑曰舌在也儀曰足矣蘇

秦已說趙王而得相約從親索隱曰從音足容反然恐秦之

攻諸侯敗約後負念莫可使用於秦者乃使人微

感張儀曰子始與蘇秦善今秦已當路子何不往

游以求通子之願張儀於是之趙上謁求見蘇秦

蘇秦乃誡門下人不爲通又使不得去者數日已

而見之坐之堂下賜僕妾之食因而數讓之曰索隱

曰按謂數讓詞而之譏亦責也數音朔以子之材能乃自令困辱至

此吾寧不能言而富貴子子不足收也謝去之張

儀之來也自以為故人求益反見辱怒念諸侯莫可事獨秦能苦趙乃遂入秦蘇秦已而告其舍人曰張儀天下賢士吾殆弗如也今吾幸先用而能用秦柄者獨張儀可耳然貧無因以進吾恐其樂小利而不遂故召辱之以激其意子為我陰奉之乃言趙王發金幣車馬使人微隨張儀與同宿舍稍稍近就之奉以車馬金錢所欲用為取給而弗告張儀遂得以見秦惠王惠王以為客卿與謀伐諸侯蘇秦之舍人乃辭去張儀曰賴子得顯方且報德何故去也舍人曰臣非知君知君乃蘇君蘇

君憂秦伐趙敗從約以爲非君莫能得秦柄故感怒君使臣陰奉給君資盡蘇君之計謀今君已用請歸報張儀曰嗟乎此吾在術中而不悟吾不及蘇君明矣吾又新用安能謀趙乎爲吾謝蘇君蘇君之時儀何敢言且蘇君在儀寧渠能乎○渠音詎 索隱曰古字少假借耳張儀既相秦爲文檄告楚相曰徐廣曰檄一作尺之檄○索隱曰王劭按春秋後語云文二尺檄許慎云檄二尺書也始吾從若飲索隱曰若汝也下文而亦訓汝我不盜而璧若笞我若善守汝國我顧且盜而城苴蜀相攻擊徐廣曰譙周曰益州天苴讀爲包黎之包音與巴相近以爲今之巴郡○索隱曰苴音巴謂巴蜀之夷自相攻擊也今作苴者按巴苴草名今

論巴遂誤作苴也或巴人巴郡本因芭苴得名所以其字遂以苴為巴也註引大苴即巴苴也譙周蜀人也知天苴之音讀為巴韓之芭按芭韓即織木葉所以為葦籬也今江南亦謂葦籬曰芭籬○正義曰華陽國志云昔蜀王封其弟于漢中號曰苴侯因命之邑曰葭萌苴侯與巴王為好巴與蜀為讎故蜀王怒伐苴苴奔巴求救於秦秦遣張儀從子午道伐蜀王自葭萌禦之敗績走至武陽為秦軍所害秦遂滅蜀因滅巴蜀二郡括地志云苴侯都葭萌今利州益昌縣五十里葭萌故城是蜀侯都益州巴子城在合州石鏡縣南五里故墊江縣也巴子都江州在都之北又峽州界也各來告急於秦秦惠王欲發兵以伐蜀以為道險狹難至而韓又來侵秦秦惠王欲先伐韓後伐蜀恐不利欲先伐蜀恐韓襲秦之敝猶豫未能決司馬錯與張儀爭論於惠王之前索隱曰錯音七各反又音七故反司

馬錯欲伐蜀張儀曰不如伐韓王曰請聞其說儀
曰親魏善楚下兵三川塞斜谷之口徐廣曰一作尋成皋鞏縣
有尋口○索隱曰尋什聲相近故其名亂也戰國策作轘轅緱氏之口亦其地相近也什谷地名○
正義曰括地志云溫泉水即尋源出洛州鞏縣西南四十里注水經云鄩城水出北山鄩溪又有故
鄩城在鞏縣西南五十八里接洛州緱氏縣東南四十里與鄩溪相近之地當屯留之
道正義曰屯留潞州縣也道即太行羊腸阪道也魏絕南陽正義曰南陽懷州也是當
屯留之道今魏絕斷壞羊腸韓上黨之路也楚臨南鄭正義曰是塞什谷之口也今楚
兵臨鄭南塞轘轅鄩口斷韓南陽之兵也秦攻新城宜陽索隱曰新城當在河南之伊
闕之左右○正義曰洛州福昌縣也以臨二周之郊誅周王之罪侵
楚魏之地周自知不能救九鼎寶器必出據九鼎

案圖籍挾天子以令於天下天下莫敢不聽此王業也今夫蜀西僻之國而戎翟之倫也敝兵勞衆不足以成名得其地不足以為利臣聞爭名者於朝爭利者於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朝市也而王不爭焉顧爭於戎翟去王業遠矣（索隱曰王音于放反）司馬錯曰不然臣聞之欲富國者務廣其地欲彊兵者務富其民欲王者務博其德三資者備而王隨之矣今王地小民貧故臣願先從事於易夫蜀西僻之國也而戎翟之長也有桀紂之亂以秦攻之譬如使豺狼逐群羊得其地足以廣國取其財足以

富民索隱曰戰國策取作得繕兵不傷衆而彼已服焉正義曰繕音膳同繕具食也拔一國而天下不以為暴利盡西海而天下不以為貪索隱曰西海謂蜀川也海者珍藏所聚生猶謂秦中為陸海然也其實西亦有海所以云西海○正義曰海之言晦也西夷晦昧無知故言海也言利盡西方羌戎是我一舉而名實附也索隱曰名謂博其德也實謂得土地財實也而又有禁暴止亂之名今攻韓劫天子惡名也而未必利也又有不義之名而攻天下所不欲危矣臣請論其故索隱曰論者告也陳也故謂陳不宜伐之端由也周天下之宗室也齊韓之與國也周自知失九鼎韓自知亡三川正義曰韓自知亡二周故與周并力合謀也將二國并力合謀以因乎

齊趙而求解乎楚魏以鄢與楚以地與魏王弗能止也此臣之所謂危也不如伐蜀完惠王曰善寡人請聽子卒起兵伐蜀十月取之（索隱曰六國年表在惠王二十二年十月也）遂定蜀（正義曰表云秦惠述後元年十月擊滅之）貶蜀王更號為侯而使陳莊相蜀蜀既屬秦秦以益彊富厚輕諸侯秦惠王十年使公子華（徐廣曰一作華）與張儀圍蒲陽（索隱曰魏之邑名○正義曰在隰州隰川縣蒲邑故城是也）降之儀因言秦復與魏而使公子繇質於魏儀因說魏王曰秦王之遇魏甚厚魏不可以無禮魏因入上郡少梁謝秦惠王惠王乃以張儀為相更名少梁曰夏陽（徐廣

日夏陽在梁山龍門○索隱曰夏音下山名亦曰大夏禹所都○正義曰少梁城同州韓城縣南二十三里夏陽城在縣南二十里梁山在縣東南十九里龍門山在縣北五十里儀相秦四歲立惠王為王正義曰表云惠王之十三年周顯王之二十四年也居一歲為秦將取陝築上郡塞其後二年使與齊楚之相會齧桑東還而免相相魏以為秦欲令魏先事秦而諸侯効之魏王不肯聽儀秦王怒伐取魏之曲沃平周復陰厚張儀益甚張儀慙無以歸報留魏四歲而魏襄王卒哀王立張儀復說哀王哀王不聽於是張儀陰令秦伐魏魏與秦戰敗明年齊又來敗魏於觀津觀音貫秦復欲攻魏先敗韓申差軍

斬首八萬諸侯震恐而張儀復說魏王曰魏地方
不至千里卒不過三十萬地四平諸侯四通輻湊
無名山大川之限從鄭至梁二百餘里車馳人走
不待力而至梁南與楚境西與韓境北與趙境東
與齊境卒戍四方守亭鄣者不下十萬梁之地勢
固戰場也梁南與楚而不與齊則齊攻其東東與
齊而不與趙則趙攻其北不合於韓則韓攻其西
不親於楚則楚攻其南此所謂四分五裂之道也
且夫諸侯之為從者將以安社稷尊主彊兵顯名
也今從者一天下約為昆弟刑白馬以盟洹水之

上（洹音桓）以相堅也而親昆弟同父母尚有爭錢財而欲恃詐僞反覆蘇秦之餘謀其不可成亦明矣夫王不事秦秦下兵攻河外（索隱曰河之西卽曲沃平周之邑○正義曰河外卽卷衍燕酸棗）據卷衍酸棗（卷丘權反衍以善反○索隱曰卷在河南衍地名○正義曰卷衍屬鄭州燕滑州胙城縣酸棗屬滑州皆黃河南地）劫衛取陽晉（正義曰故城在曹州乘氏縣西北三十七里）則趙不南趙不南而梁不北梁不北則從道絕從道絕則大王之國欲毋危不可得也秦折韓而攻梁（索隱曰戰國策折作挾也）韓怯於秦秦韓爲一梁之亡可立而須也此臣之所爲大王患也爲大王計莫如事秦事秦則楚韓必不敢動無

楚韓之患則大王高枕而卧正義曰枕針鴆反國必無憂矣且夫秦之所欲弱者莫如楚而能弱楚者莫如梁楚雖有富大之名而實空虛其卒雖多然而輕走易北不能堅戰悉梁之兵南面而伐楚勝之必矣割楚而益梁虧楚而適秦嫁禍安國此善事也大王不聽臣秦下甲士而東伐雖欲事秦不可得矣且夫從人多奮辭而少可信說一諸侯而成封侯是故天下之游談士莫不日夜搤腕瞋目切齒以言從之便以說人主人主賢其辯而牽其說豈得無眩哉臣聞之積羽沈舟群輕折軸衆口鑠金

積毀銷骨故願大王審定計議且賜骸骨辟魏哀王於是乃倍從約而因儀請成於秦張儀歸復相秦三歲而魏復背秦為從秦攻魏取曲沃明年魏復事秦秦欲伐齊齊楚從親於是張儀往相楚楚懷王聞張儀來虛上舍而自館之曰此僻陋之國子何以教之儀說楚王曰大王誠能聽臣閉關絕約於齊臣請獻商於之地六百里（索隱曰劉氏云商今之商州有古商城其西二百餘里有古於城）使秦女得為大王箕帚之妾秦楚娶婦嫁女長為兄弟之國此北弱齊而西益秦也計無便此者楚王大說而許之群臣皆賀陳軫

獨吊之楚王怒曰寡人不興師發兵得六百里地羣臣皆賀子獨吊何也陳軫對曰不然以臣觀之商於之地不可得而齊秦合齊秦合則患必至矣楚王曰有說乎陳軫對曰夫秦之所以重楚者以其有齊也今閉關絶約於齊則楚孤秦奚貪夫孤國而與之商於之地六百里張儀至秦必負王是北絶齊交西生患於秦也而兩國之兵必俱至善為王計者不若陰合而陽絶於齊使人隨張儀茍與吾地絶齊未晚也不與吾地陰合謀計也楚王曰願陳子閉口毋復言以待寡人得地乃以相印

授張儀厚賂之於是遂閉關絕約於齊使一將軍
隨張儀張儀至秦詳失綏墮車不朝三月正義曰詳音羊
楚王聞之曰儀以寡人絕齊未甚邪乃使勇士至
宋借宋之符北罵齊王齊王大怒折節而下秦秦
齊之交合張儀乃朝謂楚使者曰臣有奉邑六里
願以獻大王左右楚使者曰臣受令於王以商於
之地六百里不聞六里還報楚王楚王大怒發兵
而攻秦陳軫曰軫可發口言乎攻之不如割地反
以賂秦與之并兵而攻齊是我出地於秦取償於
齊也王國尚可存楚王不聽卒發兵而使將軍屈

匄擊秦秦齊共攻楚斬首八萬殺屈匄遂取丹陽
徐廣曰在枝江漢中之地正義曰今梁州也在漢水北楚又復益發兵
而襲秦至藍田大戰楚大敗於是楚割兩城以與
秦平秦要楚欲得黔中地正義曰要音腰也欲以武關外
易之正義曰即商於之地楚王曰不願易地願得張儀而獻
黔中地秦王欲遣之口弗忍言張儀乃請行惠王
曰彼楚王怒子之負以商於之地是且甘心於子
張儀曰秦彊楚弱臣善靳尚尚得事楚夫人鄭袖
袖所言皆從且臣奉王之節使楚楚何敢加誅假
令誅臣而為秦得黔中之地臣之上願遂使楚楚

懷王至則囚張儀將殺之靳尚謂鄭袖曰子亦知子之賤於王乎鄭袖曰何也靳尚曰秦王甚愛張儀而不欲出之索隱曰不字當作必時張儀爲楚所囚故必欲出之也○正義曰秦王不欲出張儀使楚若欲自行令秦欲以上庸地及美人贖儀今將以上庸之地六縣賂楚正義曰今房州也以美人聘楚以宮中善歌謳者爲媵楚王重地尊秦秦女必貴而夫人斥矣不若爲言而出之於是鄭袖日夜言懷王曰人臣各爲其主用今地未入秦秦使張儀來至重王王未有禮而殺張儀秦必大怒攻楚妾請子母俱遷江南毋爲秦所魚肉也懷王後悔赦張儀厚禮之如

故張儀既出未去聞蘇秦死索隱曰此時當秦惠王之後元十四年乃說楚王曰秦地半天下兵敵四國被險帶河四塞以為固虎賁之士百餘萬車千乘騎萬匹積粟如丘山法令既明士卒安難樂死主明以嚴將智以武雖無出甲席卷常山之險必折天下之脊索隱曰常山於天下在北有若人之背脊也○正義曰古之帝王多都河北河東故也天下有後服者先亡且夫為從者無以異於驅群羊而攻猛虎虎之與羊不格明矣今王不與猛虎而與群羊臣竊以為大王之計過也凡天下彊國非秦而楚非楚而秦兩國交爭其勢不兩立大王不與秦

秦下甲據宜陽韓之上地不通下河東取成皋韓必入臣梁則從風而動秦攻楚之西韓梁攻其北社稷安得毋危且夫從者聚羣弱而攻至彊不料敵而輕戰國貧而數舉兵危亡之術也臣聞之兵不如者勿與挑戰（正義曰挑田鳥反）粟不如者勿與持久夫從人飾辯虛辭高主之節言其利不言其害卒有秦禍（正義曰卒忽勿反）無及為已是故願大王之孰計之秦西有巴蜀大船積粟起於汶山（正義曰汶音泯）浮江以下至楚三千餘里舫船載卒（索隱曰舫音方謂並兩船也）一船載五十人與三月之食下水而浮一日行三百

餘里里數雖多然而不費牛馬之力不至十日而

距扞關徐廣曰巴郡魚復有扞水扞關○索隱曰扞關在楚之西界復音伏地理志巴郡有魚復縣○正義曰在峽州巴山縣界扞關驚則從境以東盡城守矣

黔中巫郡非王之有秦舉甲出武關南面而伐則

北地絕正義曰楚之北境斷絕秦兵之攻楚也危難在三月

之內而楚待諸侯之救在半歲之外此其勢不相

及也夫待弱國之救忘強秦之禍此臣所以為大

王患也大王嘗與吳人戰五戰而三勝陣卒盡矣

偏守新城存民苦矣索隱曰偏音匹連反亦之謂城當在吳楚之間也○正義

曰新攻得之城未詳所在臣聞功大者易危而民敝者怨上矣

守易危之功而逆彊秦之心臣竊爲大王危之且夫秦之所以不出兵函谷十五年以攻齊趙者陰謀有合（徐廣曰一作吞）天下之心楚嘗與秦構難戰於漢中（索隱曰其地在秦之山南楚之西北漢水南之地名曰漢中也）楚人不勝列侯執珪死者七十餘人遂亡漢中楚王大怒興兵襲秦戰於藍田此所謂兩虎相搏者也（徐廣曰搏或音戟）夫秦楚相敝而韓魏以全制其後計無危於此者矣願大王孰計之秦下甲攻衛陽晉必大關天下之匈（徐廣曰關一作開○索隱曰以常山爲天下脊則此衛及陽晉當天下胷蓋其地是秦晉齊楚之交道也以言秦兵據陽晉是大關天下胷則他國不得以動也）大王悉起兵以

攻宋不至數月而宋可舉舉宋而東指則泗上十二諸侯盡王之有也索隱曰邊泗水之側當戰國之時有十二諸侯宋魯鄒莒之比也凡天下而以信約從親相堅者蘇秦封武安君相燕即陰與燕王謀伐破齊而分其地乃詳有罪出走入齊齊王因受而相之居二年而覺齊王大怒車裂蘇秦於市夫以一詐偽之蘇秦而欲經營天下混一諸侯索隱曰混本一作掍同胡本反其不可成亦明矣今秦與楚接境壤界固形親之國也大王誠能聽臣臣請使秦太子入質於楚楚太子入質於秦請以秦女為大王箕帚之妾効萬室之都以為湯

沐之邑長為昆弟之國終身無相攻伐臣以為計無便於此者於是楚王已得張儀而重出黔中地與秦欲許之屈原曰前大王見欺於張儀張儀至臣以為大王烹之今縱弗忍殺之又聽其邪說不可懷王曰許儀而得黔中美利也後而倍之不可故卒許張儀與秦親張儀去楚因遂之韓說韓王曰韓地險惡山居五穀所生非菽而麥民之食大抵飯菽藿羹一歲不收民不饜糟糠地不過九百里無二歲之食料大王之卒悉之不過三十萬而厮徒負養在其中矣索隱曰厮徒謂雜役之賤者負養謂負擔以餽養公家亦

(縣人也)除守徼亭鄣塞見卒不過二十萬而已矣秦帶甲百餘萬車千乘騎萬匹虎賁之士跿跔科頭(跿跔音徒俱跳躍也又云偏舉一足曰跿跔科頭謂不著兜鍪入敵○索隱曰跔又音劬戰國策作虎摯之士)貫頤奮戟者至不可勝計(騁索言執戟奮怒而入陳也○索隱曰兩手捧頤而直入敵言其勇也又有執戟者奮怒而趨入陣也)秦馬之良戎兵之衆探前趹後蹄間三尋(索隱曰謂馬前足探向前後足趹於後趹音烏穴反趹謂後足抉地言馬之走勢疾也七尺曰尋言馬走之疾前後蹄間一擲而過三尋也)騰者不可勝數山東之士被甲蒙胄以會戰秦人捐甲徒裼以趨敵(索隱曰徒跣也裼袒也謂袒而見肉也)左挈人頭右挾生虜夫秦卒與山東之卒猶孟賁之與怯夫

以重力相壓猶烏獲之與嬰兒夫戰孟賁烏獲之士以攻不服之弱國無異垂千鈞之重於鳥卵之上必無幸矣夫群臣諸侯不料地之寡而聽從人之甘言好辭比周以相飾也皆奮曰聽吾計可以彊霸天下夫不顧社稷之長利而聽須臾之說詿誤人主無過此者大王不事秦秦下甲據宜陽斷韓之上地東取成皐滎陽則鴻臺之宮桑林之苑徐廣曰桑一作栗○索隱曰此皆韓之宮苑亦見戰國策非王之有也夫塞成皐絕上地則王之國分矣先事秦則安不事秦則危夫造禍而求其福報計淺而怨深逆秦而順黠

雖欲毋亡不可得也故爲大王計莫如爲秦爲于僞反
秦之所欲莫如弱楚而能弱楚者莫如韓非以韓
能彊於楚也其地勢然也今王西面而事秦以攻
楚秦王必喜夫攻楚以利其地轉禍而說秦計無
便於此者韓王聽儀計張儀歸報秦惠王封儀五
邑號曰武信君使張儀東說齊湣王曰天下彊國
無過齊者大臣父兄殷衆富樂然而爲大王計者
皆爲一時之說不顧百世之利從人說大王者必
曰齊西有彊趙南有韓與梁齊負海之國也地廣
民衆兵彊士勇雖有百秦將無奈齊何大王賢其

說而不計其實夫從人朋黨比周莫不以從為可臣聞之齊與魯三戰而魯三勝國以危亡隨其後雖有戰勝之名而有亡國之實是何也齊大而魯小也今秦之與齊也猶齊之與魯也秦趙戰於河漳之上再戰而趙再勝秦戰於番吾之下再戰又勝秦（索隱曰番音盤又音婆趙之邑也）四戰之後趙之亡卒數十萬邯鄲僅存雖有戰勝之名而國已破矣是何也秦彊而趙弱今秦楚嫁女娶婦為昆弟之國韓獻宜陽梁效河外（索隱曰河外河之南邑若曲沃平周等也○正義曰謂同華州地也）趙入朝澠池（澠綿善反）割河閒以事秦（索隱曰河漳之閒邑割以事秦）

耳。正義曰河間瀛州縣大王不事秦秦驅韓梁攻齊之南地悉趙兵渡清河指博關（正義曰博關在博州趙兵從貝州度黃河指博關則漯河南臨淄即墨危矣）臨菑即墨非王之有也國一日見攻雖欲事秦不可得也是故願大王孰計之也齊王曰齊辟陋隱居東海之上未嘗聞社稷之長利也乃許張儀張儀去西說趙王曰敝邑秦王使使臣效愚計於大王大王收率天下以賓秦秦兵不敢出函谷關十五年大王之威行於山東敝邑恐懼懾伏繕甲厲兵飾車騎（正義曰飾音敕）習馳射力田積粟守四封之內愁居懾處不敢動搖唯大王有意督

過之也索隱曰督者正其事而責之督過是深責其過也今以大王之力舉巴蜀并漢中包兩周遷九鼎守白馬之津秦雖僻遠然而心忿含怒之日久矣今秦有敝甲凋兵軍於澠池願渡河踰漳據番吾會邯鄲之下願以甲子合戰以正殷紂之事敬使使臣先聞左右凡大王之所信為從者恃蘇秦蘇秦熒惑諸侯以是為非以非為是欲反齊國而自令車裂於市夫天下之不可一亦明矣今楚與秦為昆弟之國而韓梁稱為東藩之臣齊獻魚鹽之地此斷趙之右臂也夫斷右臂而與人鬭失其黨而孤居求欲毋危

豈可得乎今秦發三將軍其一軍塞午道索隱曰此午道當在趙之東齊之西也午道地名也鄭玄云一縱一横為午謂交道也告齊使興師渡清河軍於邯鄲之東一軍軍成皐驅韓梁軍於河外正義曰河外謂鄭滑州北臨河一軍軍於澠池約四國為一以攻趙趙服必四分其地是故不敢匿意隱情先以聞於左右臣竊為大王計莫如與秦王遇於澠池面相見而口相結請案兵無攻願大王之定計

趙王曰先王之時奉陽君專權擅勢蔽欺先王獨擅綰事寡人居屬師傅不與國謀計先王棄羣臣寡人年幼奉祀之日新心固竊疑焉以為一從不

事秦非國之長利也乃且願變心易慮割地謝前過以事秦方將約車趨行適聞使者之明詔趙王許張儀張儀乃去北之燕說燕昭王曰大王之所親莫如趙昔趙襄子嘗以其姊爲代王妻欲并代約與代王遇於句注之塞（正義曰句注山在代州也上音鉤）乃令工人作爲金斗長其尾（索隱曰斗音主凡方者爲斗若安長柄則名爲科主尾即斗之柄其形若刀者是也）令可以擊人與代王飲陰告廚人曰即酒酣樂進熱啜（索隱曰音昌悅反謂熱而歠之是羹也下云廚人進斟斟謂羹汁故名汁曰斟左氏傳公羊傳云羊羹不斟是也）反斗以擊之（正義曰反即倒斗柄擊也）於是酒酣樂進熱啜廚人進斟因反斗以

擊代王殺之王腦塗地其姊聞之因摩笄以自刺故至今有摩笄之山（駰案笄婦人之首飾如今象牙揥○正義曰笄今簪也今摩笄山在蔚州飛狐縣）代王之亡天下莫不聞夫趙王之很戾無親大王之所明見且以趙王為可親乎趙興兵攻燕再圍燕都而劫大王大王割十城以謝今趙王已入朝澠池效河間以事秦今大王不事秦秦下甲雲中九原驅趙而攻燕則易水長城（正義曰竝在易州界）非大王之有也且今時趙之於秦猶郡縣也不敢妄舉師以攻伐今王事秦秦王必喜趙不敢妄動是西有彊秦之援而南無齊趙之患是故願大

王孰計之燕王曰寡人蠻夷僻處雖大男子裁[音在]如嬰兒言不足以采正計今上客幸敎之請西面而事秦獻恒山之尾五城[索隱曰尾猶末也謂恒山之東五城以與秦]燕王聽儀儀歸報未至咸陽而秦惠王卒武王立武王自爲太子時不說張儀及卽位群臣多讒張儀曰無信左右賣國以取容秦必復用之恐爲天下笑諸侯聞張儀有郤武王皆畔衡復合從秦武王元年群臣日夜惡張儀未已而齊讓又至張儀懼誅乃因謂秦武王曰儀有愚計願效之王曰柰何對曰爲秦社稷計者東方有大變然後王可以

多割得地也今聞齊王甚憎儀儀之所在必興師
伐之故儀願乞其不肖之身之梁齊必興師而伐
梁梁齊之兵連於城下而不能相去王以其間伐
韓入三川出兵函谷而毋伐以臨周祭器必出索隱
曰凡王者大祭祀必陳設文物軒車彝器等因謂此為祭器也挾天子按圖籍此
王業也秦王以為然乃具革車三十乘入儀之梁
齊果興師伐之梁哀王恐張儀曰王勿患也請令
罷齊兵乃使其舍人馮喜之楚索隱曰此與戰國策同舊本作意誤
也借使之齊謂齊王曰王甚憎張儀雖然亦厚矣
王之託儀於秦也齊王曰寡人憎儀儀之所在必

興師伐之何以託儀對曰是乃王之託儀也夫儀之出也固與秦王約曰為王計者東方有大變然後王可以多割得地今齊王甚憎儀儀之所在必興師伐之故儀願乞其不肖之身之梁齊必興師伐之齊梁之兵連於城下而不能相去王以其間伐韓入三川出兵函谷而無伐以臨周祭器必出挾天子案圖籍此王業也秦王以為然故具革車三十乘而入之梁也今儀入梁王果伐之是王內罷國而外伐與國索隱曰謂齊之伐梁也梁之與齊先相許與爲從親故云與國也廣鄰敵以內自臨而信儀於秦王也此臣之所

謂託儀也齊王曰善乃使解兵張儀相魏一歲卒於魏也索隱曰年表云張儀以哀王十年卒紀年云梁哀王九年五月卒

陳軫者游說之士與張儀俱事秦惠王皆貴重爭寵張儀惡陳軫於秦王曰軫重幣輕使秦楚之間將為國交也今楚不加善於秦而善軫者軫自為厚而為王薄也且軫欲去秦而之楚王胡不聽乎王謂陳軫曰吾聞子欲去秦之楚有之乎軫曰然王曰儀之言果信矣軫曰非獨儀知之也行道之士盡知之矣昔子胥忠於其君而天下爭以為臣曾參孝於其親而天下願以為子故賣僕妾不出

閭巷而售者良僕妾也出婦嫁於鄉曲者良婦也今軫不忠其君楚亦何以軫爲忠乎忠且見棄軫不之楚何歸乎王以其言爲然遂善待之居秦期年秦惠王終相張儀而陳軫奔楚楚未之重也而使陳軫使於秦過梁欲見犀首犀首謝弗見軫曰吾爲事來公不見軫軫將行不得待索隱曰軫語犀首言我故來欲有發汝之事何不相見異日犀首見之陳軫曰公何好飲也犀首曰無事也曰吾請令公饜事可乎索隱曰饜一豔反饜者飽也謂欲令其多事曰奈何曰田需約諸侯從親索隱曰需時爲魏相楚王疑之未信也公謂於王曰臣與燕趙之

王有故數使人來曰無事何不相見願謁行於王王雖許公公請毋多車以車三十乘可陳之於庭明言之燕趙燕趙客聞之馳車告其王使人迎犀首楚王聞之大怒曰田需與寡人約而犀首之燕趙是欺我也怒而不聽其事齊聞犀首之北使人以事委焉犀首遂行三國相事皆斷於犀首軫遂至秦韓魏相攻朞年不解秦惠王欲救之問於左右左右或曰救之便或曰勿救便惠王未能為之決陳軫適至秦惠王曰子去寡人之楚亦思寡人不陳軫對曰王聞夫越人莊舄乎王曰不聞曰越

人莊舃仕楚執珪有頃而病楚王曰舃故越之鄙
細人也今仕楚執珪貴富矣亦思越不中謝索隱曰謝
侍御之官也對曰凡人之思故在其病也彼思越則越
聲不思越則楚聲使人往聽之猶尚越聲也今臣
雖棄逐之楚豈能無秦聲哉惠王曰善今韓魏相
攻朞年不解或謂寡人救之便或曰勿救便索隱曰此
張儀等詩策寡人不能決願子為子主計之索隱曰子指陳軫也
子主謂楚王也餘為寡人計之陳軫對曰亦嘗有以夫卞
莊子刺虎聞於王者乎索隱曰戰國策作館莊子館謂逆旅舍其人字莊子
或作卞莊子莊子欲刺虎館豎子止之曰兩虎方且食

牛食甘必爭爭則必鬬鬬則大者傷小者死從傷而刺之一舉必有雙虎之名卞莊子以為然立須之有頃兩虎果鬬大者傷小者死莊子從傷者而刺之一舉果有雙虎之功今韓魏相攻朞年不解是必大國傷小國亡從傷而伐之一舉必有兩實此猶莊子刺虎之類也臣主與王何異也索隱臣謂軫之主楚王也王秦惠王以言我主與王俱宜待韓魏之斃而擊之亦無以異也惠王曰善卒弗救大國果傷小國亡秦興兵而伐大尅之此陳軫之計也

犀首者魏之陰晉人也司馬彪曰犀首魏官名若今虎牙將軍名衍

姓公孫氏與張儀不善張儀爲秦之魏魏王相張
儀犀首弗利故令人謂韓公叔曰張儀已合秦魏
矣其言曰正義曰此張儀合秦魏之辭也魏攻南陽秦攻三川魏
王所以貴張子者欲得韓地也且韓之南陽已舉
矣子何不少委焉以爲衍功則秦魏之交可錯矣
索隱曰錯音措錯停止也然則魏必圖秦而棄儀收韓而相衍
公叔以爲便因委之犀首以爲功果相魏張儀去
徐廣曰復相秦義渠君朝於魏犀首聞張儀復相秦害之
犀首乃謂義渠君曰道遠不得復過索隱曰音戈言義渠道遠
今日已後不復得更過相見也請謁事情索隱曰謂欲以秦之饑惡告語之也曰中

國無事索隱曰謂山東諸侯齊魏之六國○正義曰小國謂關東六國無事不共攻秦秦得燒掇焚杅徐廣曰一孫切○索隱曰掇音都活反謂焚燒而侵掠也焚杅音煩烏謂焚蹂而牽制也戰國策亦云燒焫獲君之國是說其事也且君之國有事索隱曰謂山東諸國共伐秦也秦將輕使重幣事君之國索隱曰請秦求親義渠君也○正義曰有事謂六國攻秦秦若被攻伐則必輕使重幣事義渠之國欲令相助犀首此言令義渠君勿援秦也其後五國伐秦索隱曰按表秦惠王後元七年楚魏齊韓趙五國共攻秦是其事者也會陳軫謂秦王曰義渠君者蠻夷之賢君也不如賂之以撫其志秦王曰善乃以文繡千純索隱曰凡絲綿布帛等一段為一純音屯婦女百人遺義渠君義渠君致群臣而謀曰此公孫衍所謂邪索隱曰謂上文犀首云居

之國有事秦將輕使重幣事君之國故云公孫衍之所謂臣趙兵襲秦以傷張儀也乃起兵

襲秦大敗秦人李伯之下索隱曰謂義渠破秦軍於李伯之下則李伯人名或邑號戰國策伯作帛張儀已卒之後犀首入相秦嘗佩五

國之相印為約長索隱曰犀首後相五國或從或横常為約長

太史公曰三晉多權變之士夫言從衡彊秦者大

抵皆三晉之人也夫張儀之行事甚於蘇秦然世

惡蘇秦者以其先死而儀振暴其短以扶其說索隱曰暴音步卜反振謂振揚而暴露其短扶謂說從之非成我之是扶會己之說辭也成其衡

道索隱曰張儀說六國使連衡而事秦故云成其衡道然山東地形從長蘇秦相六國令從親而賓秦也關西地形衡長張儀相六國令破其從而連秦之衡故蘇為合從張為連衡也要之

此兩人真傾危之士哉

索隱述贊曰儀未遭時頻被困辱及相秦惠先韓後蜀連衡齊魏傾危誑惑陳軫挾權犀首騁欲如何三晉繼有斯德

蘇子古史曰戰國之為縱橫者皆傾危反覆之士也然而汙賤無恥莫如張儀而其成功莫如儀之多僞儀之未信於楚也辭而之晉謂懷王曰王無求於晉國乎王曰黃金珠璣犀象楚產也吾何求於晉儀曰王獨不好色耳周鄭之女粉白墨黑立於衢閭不知而見者以為神也王獨不好色耳王說資之來王而遣之南后鄭袖聞而憂之奉之以千金儀將行謂王曰天下關閉不通未知見日也願王觴臣中飲儀請王召所便習王召鄭袖儀見之跪請罪曰儀行天下未嘗見人如此其美也而儀言得美人是欺王也王與后大喜而儀言得行儀之所以來用者其術至此此所以言必信而功多也可不悲乎

黄震曰蘇秦之說六國爲六國也張儀之說六國爲秦也數詐諸侯如侮嬰兒弄均之捭闔而儀又秦之罪人矣然儀之入秦蘇秦實使之離欲止秦兵於一時而卒以秦伐縱約於異日智者不爲也夫儀以秦友也儀始謁蘇秦以故人求益也秦不以肯告儀使其謀六國以綏秦兵而直以權詭激之入秦自貽後患何耶將儀之多詐不可告以情抑秦自以不及儀與之共謀六國慮軋己耶夫縱橫之士固不可以常情槩之也

董份曰觀太史公贊語中頗亦有與蘇而抑儀者蓋蘇起閭閻匹夫當秦方盛時遂能聯六國之心并用其師以遏方強之敵此其勢甚有難者今觀其說詞亦有踦壓天下驅從列國控禦強秦之氣可謂奇絕矣方天下畏秦從勢且解儀倚秦之力乘將解之勢此于蘇固獨易若而其辭亦不如蘇之精嚴談覺力緩

考神曰蘇秦張儀二傳并戰國縱橫游說
之詞適以傾亂人國本不足覩覽時其詞
言羽虛則諱其害言得虛則蘇其失亦
自有聲踞人處要之同自陰符中出
變約言曰蘇秦欲六國合從以擯秦則言
其強張儀欲六國為橫以事秦則言其弱
然而六國之王皆聳然聽從舉國而付之
未嘗有一語相折難者何哉彼皆憚于秦
之勢惟求為苟安計故不暇自詳其強弱
而或從或橫一惟二子之是倚耳不然夫
王非盡至愚者其於土地之廣狹人民之
多寡兵革財賦之所出豈無一了然于衷
而何待于疎遠游客
焉吾借箸而籌哉二

史記卷之七十

史記卷之七十一　　吳興凌稚隆輯校

樗里子甘茂列傳第十一

樗里子者名疾秦惠王之弟也索隱曰樗木名也音攄高誘曰其里有樗樹故曰樗里然疾居渭南陰鄉之樗里故號曰樗里子又紀年則言之諸里疾與惠王異母母韓女也樗里子滑稽多智索隱曰滑音骨稽音雞鄒誕解云滑亂也稽同也謂辯捷之人謂非若是言是若非謂能亂同異也一云滑稽酒器可轉注吐酒不已以言俳優之人出口成章詞不窮竭如滑稽之吐酒不已也○正義曰滑讀為涃水流自出稽計也言其智計宣吐如泉流出無盡故楊雄酒賦云鴟夷滑稽腹大如壺是也顏師古云滑稽轉利之稱也滑亂也稽礙也其變無留也一說稽考也言其滑亂不可考秦人號曰智囊

秦惠王八年爵樗里子右更索隱曰右更秦第十四爵名使將

而伐曲沃正義曰故城在陝州縣西南三十二里也盡出其人索隱曰年表云
十一年拔魏曲沃歸其人秦本紀惠文王後元八年五國共圍秦使庶長疾與戰脩魚斬首八萬
十一年樗里疾攻魏焦降之則焦與曲沃同在十一年拔明矣而傳云八年蓋之不同王劭按本紀年
表及此傳三處記秦伐國並不同又與紀年不合今殆不可考也取其城地入秦
秦惠王二十五年使樗里子爲將伐趙虜趙將軍
莊豹拔藺正義曰藺藺在石州明年助魏章攻楚敗楚將屈
匄取漢中地秦封樗里子號爲嚴君索隱曰按嚴君是爵邑之
號當是封之嚴道也秦惠王卒太子武王立逐張儀魏章而
以樗里子甘茂爲左右丞相秦使甘茂攻韓拔宜
陽使樗里子以車百乘入周周以卒迎之意甚敬

楚王怒讓周以其重秦客游騰為周說楚王曰索隱曰游姓騰名也智伯之伐仇猶許愼曰仇猶夷狄之國○索隱曰高誘注戰國策以仇首為仇由韓子作仇由地理志臨淮有仇酋縣也○正義曰括地志云并州孟縣外城俗名原仇山亦名仇猶夷狄之國也韓子云智伯欲伐猶國道險難不通乃鑄大鐘遺之載以廣車仇猶大悅除塗內之赤章曼支諫曰不可此小所以事大而今大以遺小卒必隨不可不聽遂內之曼支因斷轂而馳至十九日而仇猶亡也遺之廣車戰國策曰智伯欲伐仇猶遺之大鐘載以廣車周禮曰廣車之萃鄭玄曰橫陳之車因隨之以兵仇猶遂亡何則無備故也齊桓公伐蔡號曰誅楚其實襲蔡今秦虎狼之國使樗里子以車百乘入周周以仇猶蔡觀焉故使長戟居前彊弩在後名曰衛疾正義曰防衛樗里子

而實因之且夫周豈能無憂其社稷哉恐一旦亡國以憂大王楚王乃悅秦武王卒昭王立樗里子又益尊重昭王元年樗里子將伐蒲索隱曰紀年云楮里疾圍蒲不克而秦惠王薨事與此合○正義曰蒲故城在滑州匡城縣北十五里即子路作宰也蒲守恐請胡衍索隱曰胡衍人姓名也胡衍為蒲謂樗里子曰公之攻蒲為秦乎為魏乎為魏則善矣為秦則不為賴矣賴利也夫衛之所以為衛者以蒲也正義曰蒲是衛國之郭衛今伐蒲入於魏衛必折而從之索隱曰戰國策云今蒲入於秦衛必折而入於魏與此文相反也魏亡西河之外正義曰謂同華等州而無以取者兵弱也今并衛於魏魏必彊魏彊之日

西河之外必危矣且秦王將觀公之事害秦而利魏王必罪公樗里子曰柰何胡衍曰公釋蒲勿攻臣試為公入言之以德衛君樗里子曰善胡衍入蒲謂其守曰樗里子知蒲之病矣其言曰必拔蒲衍能令釋蒲勿攻蒲守恐因再拜曰願以請因効金三百斤曰秦兵苟退請必言子於衛君使子為南面故胡衍受金於蒲以自貴於衛於是遂解蒲而去還擊皮氏正義曰故城在絳州龍門縣西百四十步魏邑皮氏未降又去昭王七年樗里子卒葬于渭南章臺之東索隱曰按黃圖在漢長安故城西也曰後百歲是當有天子之宮夾我

墓樗里子疾室在於昭王廟西渭南陰鄉樗里故俗謂之樗里子至漢興長樂宮在其東未央宮在其西（正義曰漢長樂宮在長安縣西北十五里未央在縣西北十四里皆在長安故城中也）武庫正直其墓（索隱曰直如字讀直猶當也）秦人諺曰力則任鄙智則樗里

甘茂者下蔡人也（索隱曰括地志云下蔡縣屬汝南也○正義曰今潁州縣即州萊國）事下蔡史舉先生（索隱曰戰國策及韓子皆云史舉上蔡監門者）學百家之說因張儀樗里子而求見秦惠王王見而說之使將而佐魏章略定漢中地惠王卒武王立張儀魏章去東之魏蜀侯輝相壯反（索隱曰輝音暉又音胡昆反秦

之公子封蜀也華陽國志作陳壯音側狀反姓陳也秦使甘茂定蜀還而以甘茂為左丞相以樗里子為右丞相秦武王三年謂甘茂曰寡人欲容車通三川以窺周室而寡人死不朽矣甘茂曰請之魏約以伐韓而令向壽輔行正義曰餉交二音人姓名甘茂至謂向壽曰子歸言之於王曰魏聽臣矣然願王勿伐事成盡以為子功向壽歸以告王王迎甘茂於息壤索隱曰山海經云鯀竊帝之息壤以堙洪水或是此也○正義曰秦邑也甘茂至王問其故對曰宜陽大縣也上黨南陽積之久矣索隱曰上黨南陽並積貯日久○正義曰韓之北三郡積貯在河南宜陽縣之日久矣名曰縣其實郡也今王倍數

險行千里攻之難正義曰謂函谷及三崤五谷○索隱曰數音率庾反昔曾參之處費音祕魯人有與曾參同姓名者殺人人告其母曰曾參殺人其母織自若也頃之一人又告之曰曾參殺人其母尚織自若也頃又一人告之曰曾參殺人其母投杼下機踰墻而走夫以曾參之賢與其母信之也三人疑之其母懼焉今臣之賢不若曾參王之信臣又不如曾參之母信曾參也疑臣者非特三人臣恐大王之投杼也始張儀西并巴蜀之地北開西河之外南取上庸天下不以多張子而以賢先王魏文侯令樂羊將而攻中

山三年而拔之樂羊返而論功文侯示之謗書一篋樂羊再拜稽首曰此非臣之功也主君之力也今臣羇旅之臣也樗里子公孫奭二人者索隱曰戰國策作公孫衍○正義曰音釋挾韓而議之王必聽之是王欺魏王而臣受公仲侈徐廣曰一作馮之怨也王曰寡人不聽也請與子盟卒使丞相甘茂將兵伐宜陽五月而不拔樗里子公孫奭果爭之武王召甘茂欲罷兵甘茂曰息壤在彼正義曰甘茂歸至息壤與秦王盟恐後樗里子公孫奭伐韓今二子果爭之武王召茂欲罷兵故甘茂云息壤在彼邑也王曰有之因大悉起兵使甘茂擊之斬首六萬遂拔宜陽韓襄王使公仲

侈入謝，與秦平。武王竟至周而卒於周。其弟立為昭王（索隱曰趙系家昭王名稷系本云名側）。王母宣太后楚女也。楚懷王怨前秦敗楚於丹陽而韓不救，乃以兵圍韓雍氏（索隱曰秦惠王二十六年楚圍雍氏至昭王七年又圍雍氏韓求救於秦是再圍也劉氏云此是前屬雍氏當赧王之七年戰國策及紀年與此並不同○正義曰故城在洛州洛陽縣東北二十里）。韓使公仲侈告急於秦。秦昭王新立，太后楚人，不肯救。公仲因甘茂，茂為韓言於秦昭王曰：「公仲方有得秦救，故敢扞楚也。今雍氏圍，秦師不下殽，公仲且仰首而不朝，公叔且以國南合於楚。楚韓為一，魏氏不敢不聽，然則伐秦之形成矣。不識

坐而待伐孰與伐人之利秦王曰善乃下師於殽以救韓楚兵去秦使向壽平宜陽而使樗里子甘茂伐魏皮氏向壽者宣太后外族也而與昭王少相長故任用向壽如楚徐廣曰如一作和楚聞秦之貴向壽而厚事向壽向壽為秦守宜陽將以伐韓韓公仲使蘇代謂向壽曰禽困覆車譬禽獸得困急猶能抵觸傾覆人車公破韓辱公仲公仲收國復事秦自以為必可以封正義曰公仲自以為必可得秦封以今公與楚解口地索隱曰解口秦地名近韓今將與楚也○正義曰上紀買反公向壽也解口猶開口得言向壽於秦開口則楚人必得封地也封小令尹以杜陽索隱曰封楚令尹以杜陽陽秦地今以封楚令尹是秦

[楚相合也]秦楚合復攻韓韓必亡韓亡公仲且躬率其
私徒以閼於秦[閼烏曷反○正義曰公仲恐韓亡欲將私徒往宜陽閼向壽也]願
公孰慮之也向壽曰吾合秦楚非以當韓也子為
壽謁之公仲曰[正義曰子蘇代也向壽恐令蘇代謂報公仲云秦韓交可合]秦
韓之交可合也蘇代對曰願有謁於公[正義曰公向壽也言]
[向壽亦黨於楚與公孫奭甘茂黨韓魏同也]人曰貴其所以貴者貴王
之愛習公也不如公孫奭其智能公也不如甘茂
今二人者皆不得親於秦事而公獨與王主斷於
國者何彼有以失之也[索隱曰彼言公孫奭及甘茂也有以失之謂不見委]
[任情有所失○正義曰言秦王雖愛習公孫奭甘茂秦事不親委者為黨韓魏也今國事獨與向壽]

主斷者不知壽當入於楚以事秦王者以失之也公孫奭黨於韓而甘茂黨於魏故王不信也今秦楚爭強而公黨於楚是與公孫奭甘茂同道也公何以異之正義曰蘇氏云向壽與公孫奭甘茂皆有黨言無異也又一云陝異黨楚之意人皆言楚之善變也而公必亡之是自為責也正義曰楚善變改不可信若變改向壽必亡敗是自為責公不如與王謀其變也善韓以備楚正義曰今秦親韓而備楚之變改則向壽無患矣如此則無患矣韓氏必先以國從公孫奭而後委國於甘茂韓公之讎也正義曰韓氏必先委二人故韓為向壽之讎今公言善韓以備楚是外舉不辟讎也向壽曰然吾甚欲韓合對曰甘茂許公仲以武遂

徐廣曰秦昭王元年予韓武遂反宜陽之民正義曰武遂宜陽本韓邑也秦侵取之今
欲還韓令其民得反歸居之今公徒收之甚難正義曰蘇代言甘茂許公仲以
武遂又歸宜陽之民今向壽徒欲收之甚難事也向壽曰然則奈何武遂
終不可得也對曰公奚不以秦為韓求潁川於楚
正義曰潁川許州也楚侵韓潁川蘇代令向壽以秦威重為韓說楚求索潁川是親向壽此韓
之寄地也公求而得之是令行於楚而以其地德
韓也公求而不得是韓楚之怨不解而交走秦也
解音已買反○索隱曰韓楚怨不解二國交走向秦也秦楚爭彊而公徐過
楚以收韓此利於秦徐廣曰過一作適○正義曰若二國皆事秦公則漸說楚
之過失以收韓此利於秦也向壽曰奈何對曰此善事也甘茂

欲以魏取齊公孫奭欲以韓取齊今公取宜陽以為功收楚韓以安之而誅齊魏之罪正義曰言公孫奭甘茂皆欲以秦挾韓魏而取齊今向壽取宜陽為功收楚韓安以事秦而責齊魏之罪是公孫奭甘茂不得同合韓魏於秦以伐齊也是以公孫奭甘茂無事也甘茂竟言秦昭王以武遂復歸之韓正義曰年表云秦昭王元年予韓武遂也向壽公孫奭爭之不能得向壽公孫奭由此怨讒甘茂茂懼輟伐魏蒲阪亡去徐廣曰昭王元年擊魏皮氏未拔去樗里子與魏講罷兵索隱曰鄒氏云講讀曰媾媾猶和甘茂之亡秦奔齊逢蘇代代為齊使於秦甘茂曰臣得罪於秦懼而遜逃無所容迹臣聞貧人女與富人女會績貧

人女曰我無以買燭而子之燭光幸有餘子可分我餘光無損子明而得一斯便焉今臣困而君方使秦而當路矣茂之妻子在焉願君以餘光振之蘇代許諾遂致使於秦已因說秦王曰甘茂非常士也其居於秦累世重矣自殽塞及至鬼谷徐廣曰在陽城○正義曰三殽在洛州永寧縣西北其地形險易皆明知之彼以齊約韓魏反以圖秦非秦之利也秦王曰然則奈何蘇代曰王不若重其贄厚其祿以迎之使彼來則置之鬼谷正義曰劉伯莊云此鬼谷關內雲陽非陽城者也按晉城谷時屬韓秦不得言置之終身勿出秦王曰善即賜之上卿以相印迎

之於齊甘茂不往蘇代謂齊湣王曰夫甘茂賢人也今秦賜之上卿以相印迎之甘茂德王之賜好為王臣故辭而不往今王何以禮之齊王曰善即位之上卿而處之（索隱曰處猶留也）秦因復甘茂之家以市於齊（正義曰復音福）齊使甘茂於楚楚懷王新與秦合婚而驩（徐廣曰昭王二年時迎婦於楚）而秦聞甘茂在楚使人謂楚王曰願送甘茂於秦楚王問於范蜎曰（徐廣曰蜎一作蝝○索隱曰休緣反又音休輭反戰國策一作蝝字○正義曰許緣反）寡人欲置相於秦孰可對曰臣不足以識之楚王曰寡人欲相甘茂可乎對曰不可夫史舉下蔡之監門也大不

為事吾小不為家室以苟賤不廉聞於世甘茂事之順焉故惠王之明武王之察張儀之辯而甘茂事之取十官而無罪茂誠賢者也然不可相於秦夫秦之有賢相非楚國之利也且王前嘗用召滑於越徐廣曰滑一作消而內行章義之難徐廣曰一云內句章昧之難○索隱曰召滑內心猜詐外則佯章恩義而卒包藏禍心構難於楚戰國策云內句章昧之難也越國亂故楚南塞厲門徐廣曰一作瀨胡○正義曰劉伯莊云厲門度嶺南之要路而郡江東正義曰吳越之城皆為楚之都邑計王之功所以能如此者越國亂而楚治也今王知用諸越而忘用諸秦臣以王為鉅過矣然則王若欲置相於秦則

莫若向壽者可夫向壽之於秦王親也少與之同衣長與之同車以聽事王必相向壽於秦則楚國之利也於是使使請秦相向壽於秦秦卒相向壽而甘茂竟不得復入秦卒於魏甘茂有孫曰甘羅

甘羅者甘茂孫也茂既死後甘羅年十二事秦相文信侯呂不韋（索隱曰戰國策甘羅事呂不韋為庶子）秦始皇帝使剛成君蔡澤於燕三年而燕王喜使太子丹入質於秦秦使張唐往相燕欲與燕共伐趙以廣河閒之地張唐謂文信侯曰臣嘗為秦昭王伐趙趙怨臣曰得唐者與百里之地今之燕必經趙臣不可

以行文信侯不快未有以彊也甘羅曰君侯何不快之甚也文信侯曰吾令剛成君蔡澤事燕三年燕太子丹已入質矣吾自請張卿相燕而不肯行索隱曰卿張唐也卿字也甘羅曰臣請行之文信侯叱曰去我身自請之而不肯汝焉能行之正義曰女音汝焉乙連反甘羅曰夫項橐生七歲為孔子師索隱曰橐音託尊其道德故云項橐今臣生十二歲於茲矣君其試臣何遽叱乎於是甘羅見張卿曰卿之功孰與武安君卿曰武安君南挫彊楚北威燕趙戰勝攻取破城墮邑不知其數臣之功不如也甘羅曰應侯之用於秦也孰與文

信侯專索隱曰應侯范雎也張卿曰應侯不如文信侯專甘
羅曰卿明知其不如文信侯專與曰知之甘羅曰
應侯欲攻趙武安君難之去咸陽七里而立死於
杜郵今文信侯自請卿相燕而不肯行臣不知卿
所死處矣張唐曰請因孺子行令裝治行行有日
甘羅謂文信侯曰借臣車五乘請為張唐先報趙
文信侯乃入言之於始皇曰昔甘茂之孫甘羅年
少耳然名家之子孫諸侯皆聞之今者張唐欲稱
疾不肯行甘羅說而行之今願先報趙請許遣之
始皇召見使甘羅於趙趙襄王郊迎甘羅甘羅說

趙王曰王聞燕太子丹入質秦歟曰聞之曰聞張唐相燕歟曰聞之燕太子丹入秦者燕不欺秦也張唐相燕者秦不欺燕也燕秦不相欺者伐趙危矣燕秦不相欺無異故欲攻趙而廣河間王不如齎臣五城以廣河間（索隱曰齎音側奚反二音齎並謂割五城與臣也）請歸燕太子與彊趙攻弱燕趙王立自割五城以廣河間秦歸燕太子趙攻燕得上谷三十城（索隱曰戰國策云得三十六縣○正義曰上谷今嬀州也在幽州西北二）令秦有十一（索隱曰謂以十一城與秦也）甘羅還報秦乃封甘羅以為上卿復以始甘茂田宅賜之

太史公曰樗里子以骨肉重固其理而秦人稱其智故頗采焉甘茂起下蔡閭閻顯名諸侯重彊齊楚徐廣曰恐或疑此當云見重彊齊誤脫一字○正義曰甘茂為彊齊楚所重甘羅年少然出一奇計聲稱後世雖非篤行之君子然亦戰國之策士也方秦之彊時天下尤趨謀詐哉

索隱述贊曰嚴君名疾厥號智囊既親且重稱兵外攘甘茂並相初佐魏章始推向壽乃攻宜陽甘羅妙歲卒起張唐

蘇子古史曰蘇秦為諸侯弱秦而張儀為秦弱諸侯其說尤可言也如樗里疾公孫奭黨於韓甘茂黨於魏向壽黨於楚皆借秦之彊以搖動諸侯而成其私民生其間其受害可勝言乎今世雖無戰國相傾之勢然士居其間其以喜怒成敗天下事者多矣人主誠得其情其罪可勝

詩序

史記卷之七十二　　　　吳興凌稚隆輯校

穰侯列傳第十二

穰侯魏冄者秦昭王母宣太后弟也索隱曰宣太后之異父長弟也姓魏名冄封之穰地理志穰縣在南陽宣太后者惠王之妃姓芈氏曰芈八子也其先楚人姓芈氏正義曰芈亡爾反秦武王卒無子立其弟為昭王昭王母故號為芈八子及昭王即位芈八子號為宣太后宣太后非武王母武王母號曰惠文后先武王死索隱曰秦本紀云昭王二年庶長壯與大臣公子為逆皆誅及惠文后皆不得良死又按紀年云秦內亂殺其太后及公子雍公子壯是也宣太后二弟其異父長弟曰穰侯姓魏氏名冄同父弟曰芈戎為

華陽君索隱曰華陽韓地後屬秦芈戎後又號新城君○正義曰括地志云華陽亭名在洛州密
縣又故華城在鄭州管城縣南三十里即此城而昭王同母弟曰高陵君
索隱曰名顯涇陽君索隱曰名悝而魏冄最賢自惠王武王
時任職用事武王卒諸弟爭立唯魏冄力為能立
昭王昭王即位以冄為將軍衛咸陽誅季君之亂
徐廣曰年表曰季君為亂誅本紀曰庶長壯與大臣公子謀反伏誅○索隱曰按季君即公子壯僭
立而號曰季君穰侯力能立昭王為將軍衛咸陽誅季君及惠文后故本紀言伏誅又云及惠文后
皆不得良死蓋謂惠文后時黨公子壯欲立之及壯誅而太后憂死故云不得良死亦史諱之也又
逐武王后出之魏亦事勢然也而逐武王后出之魏昭王諸兄弟
不善者皆滅之威振秦國昭王少宣太后自治任

魏冉為政昭王七年樗里子死而使涇陽君質於
齊趙人樓緩來相秦趙不利乃使仇液之秦索隱曰戰國策作仇郝蓋是一人而記別也○正義曰音亦姓名請以魏冉為秦相仇
液將行其客宋公謂液曰索隱曰戰國策作宋交秦不聽公
樓緩必怨公公不若謂樓緩曰請為公毋急秦秦
王見趙請相魏冉之不急且不聽公公言而事不
成以德樓子事成魏冉故德公於是仇液從之
而秦果免樓緩而魏冉相秦欲誅呂禮禮出奔齊
昭王十四年魏冉舉白起使代向壽將而攻韓魏
敗之伊闕斬首二十四萬虜魏將公孫喜明年又

取楚之宛葉魏冉謝病免相以客卿壽燭為相其明年燭免復相冉乃封魏冉於穰復益封陶徐廣曰一作陰○索隱曰陶即定陶也徐廣云作陰陶陰字本易惑也王劭按定陶見有魏冉冢作陰誤也號曰穰侯穰侯封四歲為秦將攻魏魏獻河東方四百里拔魏之河內取城大小六十餘昭王十九年秦稱西帝齊稱東帝月餘呂禮來而齊秦各復歸帝為王魏冉復相秦六歲而免免二歲復相秦四歲而使白起拔楚之郢秦置南郡乃封白起為武安君白起者穰侯之所任舉也相善於是穰侯之富富於王室昭王三十二年穰侯為相國將兵

攻魏走芒卯上莫卯反下陌飽反入北宅徐廣曰魏惠王十五年與韓會宅陽○正義曰竹書云宅陽一名北宅括地志云宅陽故城在鄭州滎陽縣西南十七里遂圍大梁梁大夫須賈說穰侯曰臣聞魏之長吏謂魏王曰昔梁惠王伐趙戰勝三梁徐廣曰田完世家云魏伐趙趙不利戰於南梁○索隱曰三梁即南梁也拔邯鄲趙氏不割而邯鄲復歸齊人攻衛拔故國殺子良索隱曰衛之故國蓋楚丘也下文故地亦同謂楚丘也戰國策衛字皆作燕子良作子之恐非也衛人不割而故地復反衛趙之所以國全兵勁而地不并於諸侯者以其能忍難而重出地也宋中山數伐割地而國隨以亡臣以為衛趙可法而宋中山可為戒也秦貪戾之

國也而毋親蠶食魏氏又盡晉國[索隱曰河西河東河內並是魏地即故晉國今言秦蠶食魏氏盡晉國之地也]戰勝暴子[徐廣曰韓將暴鳶]割八縣地未畢入兵復出矣夫秦何厭之有哉今又走芒卯入北宅此非敢攻梁也且劫王以求多割地王必勿聽也今王背楚趙而講秦[索隱曰講和也]楚趙怒而去王與王爭事秦秦必受之秦挾楚趙之兵以復攻梁則國求無亡不可得也願王之必無講也王若欲講必少割而有質不然必見欺[索隱曰謂與秦欲講少割地而求秦質子恐不然必被秦欺也]此臣之所聞於魏也[索隱曰須賈說穰侯言魏人謂梁王若少割而求質必是欺我即聞魏見欺於秦也]願君王之以是慮

事也周書曰惟命不于常此言幸之不可數也夫戰勝暴子割八縣此非兵力之精也又非計之工也天幸為多矣今又走芒卯入北宅以攻大梁是以天幸自為常也智者不然臣聞魏氏悉其百縣勝甲以上戍大梁臣以為不下三十萬以三十萬之衆守梁七仞之城爾雅曰四尺謂之仞仞信仞謂之尋臣以為湯武復生不易攻也夫輕背楚趙之兵陵七仞之城戰三十萬之衆而志必舉之臣以為自天地始分以至于今未嘗有者也攻而不拔秦兵必罷陶邑必亡索隱曰陶一作魏言秦前攻得魏之拔邑秦罷則亡而還於魏也○正義曰定陶近大梁

穰侯攻梁兵疲定陶必爲魏伐則前功必棄矣今魏氏方疑可以少割收也索隱曰賈引魏人之說不許王講於秦是言魏氏方疑可以少割地而收魏也願君逮楚趙之兵未至於梁亟以少割收魏魏方疑而得以少割爲利必欲之則君得所欲矣楚趙怒於魏之先已也必爭事秦從以此散索隱曰楚趙怒魏之與秦講皆爭事秦是東方從國於是解散也○正義曰從足捴反而君後擇焉且君之得地豈必以兵哉割晉國秦兵不攻而魏必效絳安邑又爲陶開兩道索隱曰穰侯封陶魏效絳與安邑是得河東地言從秦適陶開河西河東之兩道○正義曰穰侯封陶故宋及單父是陶之南道也魏之安邑及絳是陶北道幾盡故宋索隱曰上音祈此時宋已滅是秦將盡得宋地也衛必

效單父秦兵可全而君制之何索而不得何為而不成願君熟慮之而無行危索隱曰言莫行圍梁之危事穰侯曰善乃罷梁圍正義曰表云魏安釐王二年秦軍大梁城韓來救與秦溫以和也明年魏背秦與齊從親秦使穰侯伐魏斬首四萬走魏將暴鳶得魏三縣穰侯益封明年穰侯與白起客卿胡陽復攻趙韓魏破芒卯於華陽下斬首十萬取魏之卷丘權反蔡陽長社趙氏觀津且與趙觀津益趙以兵伐齊索隱曰既得觀津仍令趙伐齊而秦又以兵益助趙也齊襄王懼使蘇代為齊陰遺穰侯書曰臣聞往來者言曰秦將益趙甲四萬以伐齊臣竊必之弊邑

之王曰索隱曰告齊王言秦必定之不益兵以助趙○正義曰臣蘇代也必知秦與趙甲四萬
以伐齊王謂齊王也秦王明而熟於計穰侯智而習於事必
不益趙甲四萬以伐齊是何也夫三晉之相與也
秦之深讎也百相背也百相欺也不為不信不為
無行今破齊以肥趙趙秦之深讎不利於秦此一
也秦之謀者必曰破齊弊晉楚正義曰今晉楚伐齊晉楚之國亦弊
敗而後制晉楚之勝夫齊罷國也以天下攻齊如
以千鈞之弩決潰癰也必死安能弊晉楚此二也
秦少出兵則晉楚不信也多出兵則晉楚為制於
秦齊恐不走秦必走晉楚此三也秦割齊以啖晉

楚晉楚案之以兵秦反受敵此四也是晉楚以秦謀齊以齊謀秦也何晉楚之智而秦齊之愚此五也故得安邑以善事之亦必無患矣秦有安邑韓氏必無上黨矣取天下之腸胃與出兵而懼其不反也孰利臣故曰秦王明而熟於計穰侯智而習於事必不益趙甲四萬以伐齊矣於是穰侯不行引兵而歸昭王三十六年相國穰侯言客卿竈欲伐齊取剛壽徐廣曰壽北有剛縣○正義曰故剛城在兗州龔丘縣界壽張鄆州縣也以廣其陶邑於是魏人范雎自謂張祿先生譏穰侯之伐齊乃越三晉以攻齊也以此時奸說秦昭

王昭王於是用范睢范睢言宣太后專制穰侯擅
權於諸侯涇陽君高陵君之屬太侈富於王室於
是秦王悟乃免相國令涇陽之屬皆出關就封邑
穰侯出關輜車千乘有餘穰侯卒於陶而因葬焉
秦復收陶為郡
太史公曰穰侯昭王親舅也而秦所以東益地弱
諸侯嘗稱帝於天下天下皆西鄉稽首者穰侯之
功也及其貴極富溢一夫開說身折勢奪而以憂
死況於羇旅之臣乎
索隱述贊曰穰侯智識應變無方內倚太后外
輔昭王四登相位再列封疆摧齊撓楚破魏圍

梁一夫開說

憂憤而亡

蘇子古史曰秦誅商君逐穰侯君臣皆失之矣彼二子者知得而不知喪雖智能伯秦而不能免其身蓋無足言者而惠王以怨誅鞅至誣以畔逆昭王以偏遷將至出老母逐弱弟而不顧甚矣其愚也彼公子虔方欲報怨固不暇爲國慮矣而范雎將欺人以自成而至於是可畏也哉

史記卷之七十三

吳興凌稚隆輯校

白起王翦列傳第十三

白起者郿人也正義曰郿音眉岐州縣善用兵事秦昭王昭王十三年而白起為左庶長將而擊韓之新城索隱曰在河南也○正義曰今洛州伊闕是歲穰侯相秦舉任鄙以為漢中守其明年白起為左更攻韓魏於伊闕正義曰今洛州南十九里伊闕山號曰龍門是斬首二十四萬又虜其將公孫喜拔五城起遷為國尉正義曰言太尉涉河取韓安邑以東到乾河徐廣曰音干駰案郭璞曰今河東聞喜縣東北有乾河口因名乾河里但有故瀆處無復水也○索隱曰魏以安邑入秦然安邑以東至乾河皆韓故地故云取韓安邑明年白

起為大良造攻魏拔之取城小大六十一明年起與客卿錯攻垣城拔之徐廣曰河東垣縣後五年白起攻趙拔光狼城索隱曰地理志不載光狼城蓋屬趙國○正義曰光狼故城在澤州高平縣西二十五里也後七年白起攻楚拔鄢鄧五城徐廣曰昭王二十八年○正義曰鄢鄧二邑在襄州其明年攻楚拔郢燒夷陵正義曰夷陵今峽州郭下縣遂東至竟陵正義曰故城在郢州長壽縣南百五十里今復州亦是其地也楚王亡去郢東走徙陳秦以郢為南郡白起遷為武安君武安君因取楚定巫黔中郡昭王三十四年白起攻魏拔華陽走芒卯而虜三晉將斬首十三萬與趙將賈偃戰沉其卒二萬人於河中

昭王四十三年白起攻韓陘城正義曰陘庭故城在曲沃縣西北二
十里有絳川東北三十五里也拔五城斬首五萬四十四年白起
攻南陽太行道絕之徐廣曰此南陽河內修武是也○正義曰案南陽屬韓秦
攻之則韓太行羊腸道絕矣四十五年伐韓之野王索隱曰地理志野王
縣屬河內在太行東南孟康曰古邢國也野王降秦上黨道絕其守馮
亭與民謀曰鄭道已絕徐廣曰河南新鄭韓之國都是也○索隱曰鄭國即
韓之都在河南秦伐野王是上黨歸韓之道絕也韓必不可得為民秦兵
日進韓不能應不如以上黨歸趙趙若受我秦怒
必攻趙趙被兵必親韓韓趙為一則可以當秦因
使人報趙趙孝成王與平陽君平原君計之索隱曰平

謂君來許何人平陽君曰不如勿受受之禍大於所得平原君曰無故得一郡受之便趙受之因封馮亭為華陽君正義曰常山一名華陽解在趙世家四十六年秦攻韓緱氏藺徐廣曰屬潁川○索隱曰今其地闕西河別有藺縣也○正義曰按檢諸地記潁川無藺括地志云洛州嵩縣本夏之綸國也在緱氏東南六十里地理志云綸氏屬潁川郡按既攻緱氏藺二邑合相近恐緱藺聲相似字隨音而轉作藺拔之四十七年秦使左庶長王齕攻韓齕音紇取上黨上黨民走趙趙軍長平徐廣曰在泫氏○索隱曰地理志泫氏今在上黨郡也○正義曰長平故城在澤州高平縣西北一里也以按據上黨民索隱曰謂屯兵長平以據接上黨四月齕因攻趙趙使廉頗將趙軍士卒犯秦斥兵索隱曰謂犯秦之斥候兵也

秦斥兵斬趙裨將茄（索隱曰音加裨將名）六月陷趙軍取二鄣四尉（索隱曰鄣堡城尉官也○正義曰括地志云趙鄣故城一名都尉城今名趙東城在澤州高平縣西二十五里又有故穀城此二城即二鄣也）七月趙軍築壘壁而守之秦又攻其壘取二尉敗其陣（徐廣曰一作乘）奪西壘壁（正義曰趙西壘在澤州高平縣北六里是也即廉頗堅壁以待秦王齕奪趙西壘壁者）廉頗堅壁以待秦秦數挑戰（正義曰數音朔挑田鳥反）趙兵不出趙王數以為讓而秦相應侯又使人行千金於趙為反間曰（正義曰間紀莧反）秦之所惡獨畏馬服子趙括將耳廉頗易與且降矣趙王既怒廉頗軍多失亡軍數敗又反堅壁不敢戰而又聞秦反間之言因

使趙括代廉頗將以擊秦秦聞馬服子將乃陰使武安君白起為上將軍而王齕為尉裨將令軍中有敢泄武安君將者斬趙括至則出兵擊秦軍秦軍詳敗而走（正義曰詳音羊）張二奇兵以劫之趙軍逐勝追造秦壁（正義曰秦壁一名秦壘今古名秦長壘）壁堅拒不得入而秦奇兵二萬五千人絕趙軍後又一軍五千騎絕趙壁間趙軍分而為二糧道絕而秦出輕兵擊之趙戰不利因築壁堅守（正義曰趙壁今名趙東壘亦名趙東長壘在澤州高平縣北五里即趙括築壘自敗處）以待救至秦王聞趙食道絕王自之河內（正義曰時已屬秦故發其兵）賜民爵各一級發年十

五以上悉詣長平（索隱曰時紀屬秦故發其兵）遮絕趙救及糧食至九月趙卒不得食四十六日皆内陰相殺食來攻秦壘欲出為四隊四五復之不能出其將軍趙括出銳卒自搏戰秦軍射殺趙括括軍敗卒四十萬人降武安君武安君計曰前秦已拔上黨上黨民不樂為秦而歸趙趙卒反覆非盡殺之恐為亂乃挾詐而盡坑殺之遺其小者二百四十人歸趙前後斬首虜四十五萬人趙人大震四十八年十月秦復定上黨郡（索隱曰秦前攻趙已震上黨今迴兵復定其郡其餘城皆屬趙）秦分軍為二王齕攻皮牢拔之（正義曰皮牢故城在絳州龍門縣西）

里司馬梗定太原正義曰太原趙地秦定取也韓趙恐使蘇代厚幣說秦相應侯曰武安君禽馬服子乎曰然又曰即圍邯鄲乎曰然趙亡則秦王王矣武安君為三公武安君所為秦戰勝攻取者七十餘城南定鄢郢漢中正義曰鄢在襄州率道縣南九里郢在荊州江陵縣東六里漢中今襄州之地北擒趙括之軍雖周召呂望之功不益於此矣今趙亡秦王王則武安君必為三公君能為之下乎雖無欲為之下固不得已矣秦嘗攻韓圍邢丘徐廣曰平皋有邢丘○正義曰邢丘今懷州武陟縣東南二十里平皋縣城是也困上黨上黨之民皆反為趙天下不樂為秦民之日久矣今

亡趙北地入燕東地入齊南地入韓魏則君之所得民亡幾何人（徐廣曰亡音無也）故不如因而割之（正義曰因白起之攻割取韓趙之地）無以為武安君功也於是應侯言於秦王曰秦兵勞請許韓趙之割地以和且休士卒王聽之割韓垣雍趙六城以和正月皆罷兵武安君聞之由是與應侯有隙其九月秦復發兵使五大夫王陵攻趙邯鄲是時武安君病不任行（正義曰入鴆反堪也）四十九年正月陵攻邯鄲少利秦益發兵佐陵陵兵亡五校武安君病愈秦王欲使武安君代陵將武安君言曰邯鄲實未易攻也且諸侯救日

至彼諸侯怨秦之日久矣今秦雖破長平軍而秦卒死者過半國內空遠絶河山而爭人國都趙應其內諸侯攻其外破秦兵必矣不可秦王自命不行乃使應侯請之武安君終辭不肯行遂稱病秦王使王齕代陵將八九月圍邯鄲不能拔楚使春申君及魏公子將兵數十萬攻秦軍秦軍多失亡武安君言曰秦不聽臣計今如何矣秦王聞之怒彊起武安君正義曰彊其兩反武安君遂稱病篤應侯請之不起於是免武安君為士伍遷之陰密徐廣曰屬安定〇正義曰故城在涇州鶉觚縣西南古陰密國密康公國也武安君病未能行

居三月諸侯攻秦軍急秦軍數卻使者日至秦王乃使人遣白起不得留咸陽中武安君既行出咸陽西門十里至杜郵索隱曰按故咸陽城在渭北杜郵今在咸陽城中○正義曰說文云郵境上行舍道路所經十今咸陽縣城本秦之郵也在雍州咸北三過五里秦昭王與應侯群臣議曰白起之遷其意尚怏怏不服有餘言秦王乃使使者賜之劍自裁武安君引劍將自剄曰我何罪于天而至此哉良久曰我固當死長平之戰趙卒降者數十萬人我詐而盡阬之是足以死遂自殺武安君之死也以秦昭王五十年十一月死而非其罪秦人憐之鄉邑皆祭祀焉

何晏曰白起之降趙卒詐而坑其四十萬豈徒酷
暴之謂乎後亦難以重得志矣向使衆人皆豫知
降之必死則張虛拳猶可畏也況於四十萬被堅
執銳哉天下見降秦之將頭顱似山歸秦之衆骸
蘊成丘則後日之戰死當死耳何衆肯服何城肯
下乎是為雖能裁四十萬之命而適足以强天下
之戰欲以要一朝之功而乃更堅諸侯之守故兵
進而自伐其勢軍勝而還喪其計何者設使趙衆
復合馬服更生則後日之戰必非前日之對也況
今皆使天下為後日乎其所以終不敢發加兵於
邯鄲者非但憂平原之補担忌諸侯之捄至也徒
違之而不言耳若不悟而不諱則毋所以遠智也
可謂善戰而拙勝長平之事秦民之十五以上者
皆荷戟而向趙矣秦王又親自賜民爵於河內夫
以秦之彊而十五以上死傷過半者也為破趙之
功小傷秦之敗大又何稱奇哉若後之後戾不齊
其一論者則秦衆多矣降者可致也必不可致者本
自當戰殺不嘗受降許也戰殺雖難降殺雖易無
降殺之為害禍大於劇戰也○索隱曰
捲音拳袒音濁莧反字亦作綻捲音栽

王翦者頻陽東鄉人也索隱曰地理志頻陽縣屬左馮翊應劭曰在頻水之陽也○正義曰故城在雍州東同官縣界也少而好兵事秦始皇始皇十一年翦將攻趙閼與正義曰音預破之拔九城十八年翦將攻趙歲餘遂拔趙趙王降盡定趙地為郡明年燕使荊軻為賊於秦秦王使王翦攻燕燕王喜走遼東翦遂定燕薊而還正義曰薊音計秦使翦子王賁擊荊徐廣曰秦諱楚故云荊也○索隱曰賁音奔荊兵敗還擊魏魏王降遂定魏地秦始皇既滅三晉走燕王而數破荊師秦將李信者年少壯勇嘗以兵數千逐燕太子丹至於衍水中卒破得丹始皇以為賢勇於是

始皇問李信吾欲攻取荆於將軍度用幾何人而足李信曰不過用二十萬人始皇問王翦王翦曰非六十萬人不可始皇曰王將軍老矣何怯也李將軍果勢壯勇徐廣曰勢一作新其言是也遂使李信及蒙恬將二十萬南伐荆王翦言不用因謝病歸老於頻陽李信攻平與音余○正義曰在預東北五十四里蒙恬攻寢徐廣曰今固始寢丘○索隱曰固始縣屬淮陽寢丘地名也大破荆軍信又攻鄢郢破之於是引兵而西與蒙恬會城父索隱曰在汝南卽應鄉○正義曰言引兵而會城父則是汝州郟城縣東父城者也括地志云汝州郟城縣東四十里有父城故城即服虔云城父楚北境者也又許州葉縣東北四十五里亦有父城故城即杜預云

襄城城父縣者也此二城父城之名耳虞城父是誤也左傳及汴水經云楚大城城父是太子建居之十三州志云太子建所居城父謂今亳州城父是也此三家之說是城父之名地理志云潁川父城縣沛郡城父縣據縣屬郡其各自分古先儒多惑故使其名錯亂荊人因隨之三日三夜不頓舍大破李信軍入兩壁殺七都尉秦軍走始皇聞之大怒自馳如頻陽見謝王翦曰寡人以不用將軍計李信果辱秦軍今聞荊兵日進而西將軍雖病獨忍棄寡人乎王翦謝曰老臣罷病悖亂正義曰罷音皮悖音背唯大王更擇賢將始皇謝曰已矣將軍勿復言王翦曰大王必不得已用臣非六十萬人不可始皇曰為聽將軍計耳於是王

翦將兵六十萬人始皇自送至灞上王翦行請美田宅園池甚衆始皇曰將軍行矣何憂貧乎王翦曰為大王將有功終不得封侯故及大王之嚮臣臣亦及時以請園池為子孫業耳始皇大笑王翦既至關使使還請善田者五輩（徐廣曰善一作當○索隱曰謂使者五度請也）或曰將軍之乞貸亦已甚矣王翦曰不然夫秦王怚而不信人（徐廣曰怚一作麤）今空秦國甲士而專委於我（徐廣曰專亦作摶又作剸）我不多請田宅為子孫業以自堅顧令秦王坐而疑我邪王翦果代李信擊荊荊聞王翦益軍而來乃悉國中兵以拒秦王翦至

堅壁而守之不肯戰荊兵數出挑戰終不出王翦日休士洗沐而善飲食撫循之親與士卒同食久之王翦使人問軍中戲乎對曰方投石超距徐廣曰超一作拔駰案漢書云甘延壽投石拔距絕於等倫張晏曰范蠡兵法飛石重十二斤為機發行三百步延壽有力能以手投之拔距超距也○索隱曰超距猶跳躍也於是王翦曰士卒可用矣荊數挑戰而秦不出乃引而東翦因舉兵追之令壯士擊大破荊軍至蘄南正義曰徐州縣也殺其將軍項燕荊兵遂敗走秦因乘勝略定荊地城邑歲餘虜荊王負芻竟平荊地為郡縣因南征百越之君而王翦子王賁與李信破定燕齊地秦始

皇二十六年盡并天下王氏蒙氏功為多名施於後世秦二世之時王翦及其子賁皆已死而又滅蒙氏陳勝之反秦秦使王翦之孫王離擊趙圍趙王及張耳鉅鹿城正義曰今邢州平鄉縣城本秦鉅鹿郡城也或曰王離秦之名將也今將彊秦之兵攻新造之趙舉之必矣客曰不然夫為將三世者必敗必敗者何也必其所殺伐多矣其後受其不祥今王離已三世將矣居無何項羽救趙擊秦軍果虜王離王離軍遂降諸侯

太史公曰鄙語云尺有所短寸有所長白起料敵

合變出奇無窮聲震天下然不能救患於應侯王翦為秦將夷六國當是時翦為宿將始皇師之然不能輔秦建德固其根本偷合取容以至𡎺身徐廣曰𡎺音歿及孫王離為項羽所虜不亦宜乎彼各有所短也

索隱述贊曰白起王翦俱善用兵遞為秦將夷齊破荊趙任馬服長平遂坑楚陷李信賁上卒行責難繼說三代無名

蘇子古文曰予讀太史公白起傳秦之再攻邯鄲也起與范雎有怨稱病不行以亡其軀慨然嘆曰起以武夫無所屈信而困於游談之士使其勉強一二行兵未必敗而免於禍矣及覽戰國策觀起自陳成敗之蹟乃知邯鄲之不可再攻而起非特以怨不行蓋為之流蕩也道充國征

西羌守便宜不肯奉詔出兵辛武賢雖兵出有
功充國竟為冀宣明其非是武賢怨之至骨雖
不能害充國而卒陷其子卬嗚呼循道而不阿
自古而難之歟○王翦與始皇議滅楚非六十
萬不行予始疑其過及觀田單與趙奢論兵乃
知羌將之言不妄也趙以齊田單為相單語趙
奢曰吾非不説將軍之兵法所不服者將軍之
用衆也帝王之兵不過三萬而天下服矣今將
軍必負十萬二十萬而後用之使民不得耕作
糧食輓貨不可給也奢曰君非徒不達兵又不
明時勢矣夫吳干之劍肉試則斷牛馬金試則
截盤匜薄之柱上而擊之則絕為三質之石上
而擊之則碎為百今以三萬之衆而應強國之
兵是薄柱擊石之類也且夫劍之為用無脊之
厚則鋒不入無脾之薄則刃不斷無鈞竿鐔蒙
須之便操其刃而刺則未入而手斷今君無十
萬二十萬之衆以為鈞竿鐔蒙須之便焉能以
三萬行于天下乎古者四海萬國城大不過三
百丈人雖多無過三千家則以三萬非之足矣
今取古萬國分為戰國七兵能具數十萬之兵能

丈數歲千丈之城萬家之邑相望也君奈何以三萬衆攻之田單謂趙奢曰單未至也由此觀之攻千里之國毀百年之業不乘大隙非大衆不可彼决攙兩陳之間爲一日成敗之計乃可以出孳衆耳

史記卷之七十四　　吳興凌稚隆輯校

孟子荀卿列傳第十四

索隱曰按序傳孟嘗君第十四而此傳為第十五盖後人差降之矣

真德秀曰孟荀傳旁及諸子而兼乎議論傳之變體也

揚慎曰孟子傳與伯夷傳書法略相似先敘孟子而以騶衍形之則孔孟之不合於時者其道從可知矣又舉孔孟伯夷豈有意阿世苟合者則騶子之見尊禮于諸侯者其道又從可知矣其曰騶子猶有牛鼎之意乎語不露而意焉永最文字之妙者

此法惟韓子得之

太史公曰余讀孟子書至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利誠亂之始也夫子

罕言利者常防其原也故曰放於利而行多怨自天子至於庶人好利之弊何以異哉

孟軻鄒人也索隱曰軻音苦何反又苦賀反鄒魯地名又云邾邾人徙鄒故也○正義曰軻字子輿為齊卿鄒兗州縣受業子思之門人索隱曰王劭以人為衍字則以軻親受業孔伋之門也今言門人者乃受業於子思之弟子也道既通游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為迂遠而闊於事情當是之時秦用商君富國彊兵楚魏用吳起戰勝弱敵齊威王宣王用孫子田忌之徒而諸侯東面朝齊天下方務於合從連衡以攻伐為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

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索隱曰孟子有萬章公明高等並軻之門人也萬姓章名）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其後有騶子之屬齊有三騶子其前騶忌以鼓琴干威王因及國政封為成侯而受相印先孟子其次騶衍後孟子騶衍睹有國者益淫侈不能尚德若大雅整之於身施及黎庶矣乃深觀陰陽消息而作怪迂之變終始大聖之篇十餘萬言其語閎大不經必先驗小物推而大之至於無垠先序今以上至黃帝學者所共術大並世盛衰（並音蒲浪反○索隱曰言其大體隨代盛衰觀時而說事）因載其禨祥度制推而遠之至天地未

生窈冥不可考而原也先列中國名山大川通谷禽獸水土所殖物類所珍因而推之及海外人之所不能睹稱引天地剖判以來五德轉移治各有宜而符應若茲以為儒者所謂中國者於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索隱曰桓寬王充並以衍之所言迂怪虛妄熒惑六國之君因納其異說所謂匹夫而熒惑諸侯者也中國名曰赤縣神州赤縣神州內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為州數中國外如赤縣神州者九乃所謂九州也於是有裨海環之索隱曰裨音脾裨海小海也九州之外更有大瀛海故知此裨是小海也且將有裨將裨亦是小義也人民禽獸莫能相通者如一區中者

乃為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環其外天地之際焉其術皆此類也然要其歸必止乎仁義節儉君臣上下六親之施始也濫耳索隱曰濫即濫觴是江原之初始故此文意以濫為初也謂衍之術言君臣上下六親之際行事之所施所治皆可以為後代之宗本故云濫耳王公大人初見其術懼然顧化索隱曰懼音劬謂衍之術皆動人心見者莫不懼然駐想又內心留顧而已化之欲從其術也作者是異常聞而貴異術也其後不能行之是以騶子重於齊適梁惠王郊迎執賓主之禮適趙平原君側行襒席索隱曰按字林云襒音疋結反韋昭音蔽蔑反裴損三蒼訓詁云襒拂也謂側行而衣襒席為敬不敢正坐當賓主之禮也如燕昭王擁彗先驅索隱曰彗帚也謂為之埽地以衣袂擁帚而卻行恐塵埃

之及長者所以為歌也請列弟子之座而受業築碣石宮正義日碣石宮在幽州薊縣西三十里寧臺之東身親往師之作主運索隱日劉向別錄云鄒子書有主運篇其游諸侯見尊禮如此豈與仲尼菜色陳蔡孟軻困於齊梁同乎哉索隱日仲尼孟子法先王之道行仁義之化且菜色困窮而鄒衍執詭怪惑諸侯其見禮重如此可為長太息哉故武王以仁義伐紂而王伯夷餓不食周粟衛靈公問陳而孔子不答梁惠王謀欲攻趙孟軻稱太王去邠索隱日孟子大王去邠是軻對滕文公語今云梁惠王謀攻趙與孟子不同此豈有意阿世俗苟合而已哉持方枘欲內圜鑿其能入乎索隱日方枘是筍也圜鑿其孔也謂工人斲木以方筍而內之圜孔不可入也故楚詞云以方枘而

納圓鑿者吾知其齟齬而不入也謂戰國時仲尼孟軻以仁義干世主猶方枘圓鑿然也或曰伊尹負鼎而勉湯以王百里奚飯牛車下而繆公用霸作先合然後引之大道騶衍其言雖不軌儻亦有牛鼎之意乎索隱曰呂氏春秋云函牛之鼎不可以烹鷄是其有牛鼎也言衍之術迂大儻若大用之是有牛鼎之意而譙周亦云觀太史公此論是愛奇之甚矣自騶衍與齊之稷下先生如淳于髡慎到環淵接子田駢騶奭之徒索隱曰接稷齊之城門也或云稷山名謂齊之學士集於稷門之下也環淵接子古著書人之稱號也駢音步堅反又步經反○正義曰慎子十卷在法家則戰國時處士接子二篇田子二十五篇齊人游稷下號天口接田二人道家騶奭十二篇陰陽家各著書言治亂之事以干世主豈可勝道哉

淳于髡齊人也愽聞彊記學無所主其諫說慕晏嬰之為人也然而承意觀色為務客有見髡於梁惠王惠王屏左右獨坐而再見之終無言也惠王怪之以讓客曰子之稱淳于先生管嬰不及及見寡人寡人未有得也豈寡人不足為言邪何故哉客以謂髡髡曰固也吾前見王王志在驅逐後復見王王志在音聲吾是以默然客具以報王王大駭曰嗟乎淳于先生誠聖人也前淳于先生之來人有獻善馬者寡人未及視會先生至後先生之來人有獻謳者未及試亦會先生來寡人雖屏人

然私心在彼有之（索隱曰謂髡心實在彼焉與謂出言之謂髡實有此二事也）後淳于髡見壹語連三日三夜無倦惠王欲以卿相位待之髡因謝去於是送以安車駕駟束帛加璧黃金百鎰終身不仕

慎到趙人田駢接子齊人環淵楚人皆學黃老道德之術因發明序其指意故慎到著十二論（徐廣曰今慎子劉向所定有四十一篇）環淵著上下篇而田駢接子皆有所論焉

騶奭者齊諸騶子亦頗采騶衍之術以紀文於是齊王嘉之自如淳于髡以下皆命曰列大夫為開

第康莊之衢（爾雅曰四達謂之衢五達謂之康六達謂之莊）高門大屋尊寵之覽天下諸侯賓客言齊能致天下賢士也

荀卿趙人（索隱曰名況卿者時人相尊而號為卿也仕齊為祭酒仕楚為蘭陵令後亦謂之孫卿子者避漢宣帝之諱也）年五十始來游學於齊騶衍之術迂大而閎辯奭也文具難施淳于髡久與處時有得善言故齊人頌曰談天衍雕龍奭炙轂過髡（徐廣曰炙轂一作輠劉向別錄曰騶衍之所言五德終始天地廣大書言天事故曰談天騶奭脩衍之文飾若雕鏤龍文故曰雕龍別錄曰過字作輠輠者車之盛膏器也炙之雖盡猶有餘流者言淳于髡智不盡如炙輠也左思齊都賦注曰言其多智難盡如炙膏過之有潤澤也○索隱曰劉氏云轂衍字也今按文稱炙轂過過則是器名音如字謂盛脂之器名過與鍋字相近蓋即脂器也轂即車

轂過為潤轂之物則轂非衍字明矣田駢之屬皆已死齊襄王時索隱曰襄王名法章湣王子晉人所立者而荀卿最為老師齊尚脩列大夫之缺而荀卿三為祭酒焉索隱曰禮食必祭先飲酒亦然必以席中之尊者一人當祭耳後因以為官名故吳王濞為劉氏祭酒是也而卿三為祭酒者謂荀卿出入前後三度處列大夫康莊之位而皆為其所尊故云三為祭酒齊人或讒荀卿荀卿乃適楚而春申君以為蘭陵令正義曰蘭陵縣屬東海郡今沂州承縣有蘭陵山春申君死而荀卿廢因家蘭陵李斯嘗為弟子已而相秦荀卿嫉濁世之政亡國亂君相屬不遂大道而營於巫祝信禨祥鄙儒小拘如莊周等又猾稽亂俗於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興壞

序列著數萬言而卒因葬蘭陵而趙亦有公孫龍為堅白同異之辯晉太康地記云汝南西平縣有龍淵水可用淬刀劍特堅利故有堅白之論云黃所以為堅也白所以為利也或辯之曰白所以為不堅黃所以爲不利○索隱曰龍即仲尼弟子也此云趙人弟子傳作衞人鄭玄云楚人各不能知其真又下文云並孔子同時或云在其後所以知非別人也○正義曰藝文志公孫龍子十四篇顏師古云即為堅白之辯援平原君傳騶衍同時括地志云西平縣豫州西北百四十里有龍淵水也劇子之言徐廣日援應劭氏姓注云處子也○索隱曰著書之人姓劇氏而稱子也前史不記其名故趙有劇孟及劇辛也魏有李悝盡地力之教正義曰藝文云李子三十二篇李悝相魏文侯富國彊兵楚有尸子長盧劉向別錄曰楚有尸子疑謂其在蜀今案尸子書晉人也名佼秦相衛鞅客也衛鞅商君謀事畫計立法理民未嘗不與佼規也商君被刑佼恐并誅乃亡逃

入蜀自為造此二十篇書凡六萬餘言卒因葬蜀○索隱曰尸子名佼音絞長盧未詳○正義曰長盧九篇楚人阿之吁子焉徐廣曰阿者今之東阿○索隱曰吁音芋別錄作芋子今吁亦如字○正義曰按東齊州也藝文志云吁子十八篇名嬰齊人七十子之後顏師古云音弭按是齊人阿又屬青恐顏公誤也自如孟子至于吁子世多有其書故不論其傳云蓋墨翟宋之大夫善守禦為節用墨子曰公輸般為雲梯之械成將以攻宋墨子聞之至于郢見公輸般公輸般之攻械盡墨子之守圉有餘公輸般詘而言曰吾知所以距子矣吾不言墨子亦曰吾知子之所以距我者吾不言楚王問其故墨子曰公輸子之意不過欲殺臣殺臣宋莫能守可攻也然臣之弟子禽滑釐等三百人已持臣守國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雖殺臣不能絕也楚王曰善哉吾請無攻宋城矣○索隱曰公輸為雲梯之械者按梯構木瞰高也雲者言其昇高入雲故曰雲梯械者器也謂攻城之樓櫓也與器械

同墨子解帶為城者謂墨子所衛解身上革帶以
為城也以牒為械者牒小木札也械者樓櫓等公
輸般之攻械盡者劉氏云械謂飛梯撞車飛石車
弩之具也詘音屈謂般技已盡墨守有餘罥蘆者
墨子弟子之
字也蘆音狸
或曰並孔子時或曰在其後
索隱曰
按別錄
云墨子書有文子文子子夏之弟子問於
墨子如此則墨子者在七十子之後也
索隱述贊曰六國之末戰勝相雄軻遊齊魏其
說不通退而著述稱吾道窮蘭陵事楚騶衍談
空康莊雖列
莫見收功
蘇子古史曰孟子生戰國知仁義可以禦服強
暴游說諸侯諄諄之言冀或信而諸侯習其鄙
詐莫以為然孟子之言非苟為大也不深原其
意詳其實未有不以為迂者不嗜殺人者能一
之由孟子以來漢高帝光武唐太宗藝祖皇帝
四君孟子之言豈偶然哉性有習習有美惡譬
之火能熟能焚孟子謂之善火能熟
者荀卿謂惡火能焚者荀之失遠矣

黃震曰太史公之傳孟子首舉不言利之對嘆息以先之然後為之傳而傳自受業子思之外復無他語雖詳述一時富國強兵之流與騶衍迂怪不可究詰以取重當世之說形孟子之守道不變與仲尼菜色陳蔡者同科奇哉遷之文卓哉遷之識歟孟傳申韓於老莊之後者所以譏老莊而傳淳于髡諸子於孟荀之間者所以長孟荀也荀卿年五十始自趙學于齊三為齊祭酒後為楚蘭陵令春申君死而卿廢卒死於蘭陵葬焉嫉世之濁而鄙儒小拘如莊周等又滑稽亂俗於是著書數萬言覩亦能守道不變者故太史公進之與孟子等

凌約言曰太史公略敘孟子遊說不遇退而著書即開說當時餘子之紛紛無從器以荀卿之尊孔子明王道及其名傳稱以孟荀而餘子不與焉其布置之高旨意之深文詞之絜卓亦不可尚矣

柯維騏曰荀卿著書詆訾孟子子思又以堯舜為偽人性為惡此其學術弟醇不得與孟子並也太史公序傳雖舉並論然其傳中所敘推尊孟子與孔子同而斷其異於談說之阿世取榮者至欽荀卿乃以繼於談說之士之後且抑之曰齊襄王時荀卿最為老師則孟荀優劣較然矣唐韓愈氏作進學解並稱二儒優入聖域非定論也

史記卷之七十五　　吳興凌稚隆輯校

孟嘗君列傳第十五

孟嘗君名文姓田氏文之父曰靖郭君田嬰田嬰者齊威王少子而齊宣王庶弟也索隱曰戰國策云及諸書并無此言蓋譏田之別子也故戰國策每稱嬰子盼子高誘注云田盼田嬰也王劭又按戰國策云齊貌辯謂宣王曰王之方為太子時辯謂靖郭君不若廢太子更立郊師靖郭君不忍宣王太息曰寡人少殊不知以此言之嬰非宣王弟明也田嬰自威王時任職用事與成侯鄒忌及田忌將而救韓伐魏成侯與田忌爭寵成侯賣田忌田忌懼襲齊之邊邑不勝亡走會威王卒宣王立知成侯賣田忌乃復召田忌以為將

宣王二年田忌與孫臏田嬰俱伐魏敗之馬陵虜魏太子申而殺魏將龐涓（索隱曰紀年當梁惠王二十八年至三十一年改為後元也）宣王七年田嬰使於韓魏韓魏服於齊嬰與韓昭侯魏惠王會齊宣王東阿南（正義曰東阿齊州縣也）盟而去（索隱曰紀年當惠王之後元十一年作平阿又云十二年會齊威王于甄與此明年齊宣王與梁惠王會甄文同但齊之威宣二王文舛互不同也）明年復與梁惠王會甄（音絹）是歲梁惠王卒宣王九年田嬰相齊齊宣王與魏襄王會徐州而相王也（正義曰紀年云梁惠王三十年下邳遷于薛改名徐州）楚威王聞之怒田嬰明年楚伐敗齊師於徐州而使人逐田嬰田嬰使張丑說楚威王威

王乃止田嬰相齊十一年宣王卒湣王即位即位三年而封田嬰於薛索隱曰紀年以爲梁惠王後元十三年四月齊威王封田嬰于薛十月齊城薛十四年薛子嬰來朝十五年齊威王薨嬰初封彭城皆與此文異○正義曰薛故城在今徐州縢縣南四十四里也初田嬰有子四十餘人其賤妾有子名文文以五月五日生嬰告其母曰勿舉也其母竊舉生之索隱曰上舉謂初誕而舉之下舉謂浴而乳之生謂長養之也及長其母因兄弟而見其子文於田嬰田嬰怒其母曰吾令若去此子而敢生之何也文頓首因曰君所以不舉五月子者何故嬰曰五月子者長與戶齊將不利其父母索隱曰風俗通云俗說五月五日生子男害父女害母也文

曰人生受命於天乎將受命於戶邪嬰默然文曰必受命於天君何憂焉必受命於戶則高其戶耳誰能至者嬰曰子休矣久之文承間問其父嬰曰子之子為何曰為孫孫之孫為何曰為玄孫玄孫之孫為何曰不能知也索隱曰爾雅云玄孫之子為來孫來孫之子為昆孫昆孫之子為仍仍孫之子為雲又有耳孫亦是玄孫之子不同也文曰君用事相齊至今三王矣齊不加廣而君私家富累萬金門下不見一賢者文聞將門必有將相門必有相今君後宮蹈綺縠而士不得短褐索隱曰短亦音豎豎褐謂褐衣而豎裁之以其省而便事也僕妾餘粱肉而士不厭糟糠今君又尚

厚積餘藏欲以遺所不知何人索隱曰遺音唯季反猶言不知欲遺與何人也而忘公家之事日損文竊怪之於是嬰乃禮文使主家待賓客賓客日進名聲聞於諸侯諸侯皆使人請薛公田嬰以文為太子嬰許之嬰卒謚為靖郭君皇覽曰靖郭君冢在魯國薛城中東南陬索隱曰謚為靖郭君者謂死後別號之曰靖郭耳則靖郭或封邑號故漢齊王舅父駟鈞封靖郭侯是也陬音鄒亦音緅陬者城隅也而文果代立於薛是為孟嘗君孟嘗君在薛招致諸侯賓客及亡人有罪者皆歸孟嘗君孟嘗君舍業厚遇之索隱曰舍業者捨其家產業而厚賓客也劉氏云舍音赦謂為之築舍立居業也以故傾天下之士食客數千人無貴賤一與

文等孟嘗君待客坐語而屏風後常有侍史主記
君所與客語問親戚居處客去孟嘗君已使使存
問獻遺其親戚孟嘗君曾待客夜食有一人蔽火
光客怒以飯不等輟食辭去孟嘗君起自持其飯
比之客慙自剄士以此多歸孟嘗君孟嘗君客無
所擇皆善遇之人人各自以為孟嘗君親己秦昭
王聞其賢乃先使涇陽君為質於齊以求見孟嘗
君孟嘗君將入秦賓客莫欲其行諫不聽蘇代謂
曰今旦代從外來見木偶人與土偶人相與語索隱
曰偶音遇謂以土木為之偶類於人也蘇代以土偶比涇陽君木偶比孟嘗君木偶人曰

天雨子將敗矣土偶人曰我生於土敗則歸土今天雨流子而行未知所止息也今秦虎狼之國也而君欲往如有不得還君得無為土偶人所笑乎孟嘗君乃止齊湣王二十五年復卒使孟嘗君入秦昭王即以孟嘗君為秦相人或說秦昭王曰孟嘗君賢而又齊族也今相秦必先齊而後秦秦其危矣於是秦昭王乃止囚孟嘗君謀欲殺之孟嘗君使人抵昭王幸姬求解索隱曰抵音丁禮反謂觸冒而求之也抵幸姬曰妾願得君狐白裘韋昭曰以狐之白毛為裘謂集狐腋之毛言美而難得者此時孟嘗君有一狐白裘直千金天下無雙

入秦獻之昭王更無他裘孟嘗君患之徧問客莫
能對最下坐有能為狗盜者曰臣能得狐白裘乃
夜為狗以入秦宮臧中（正義曰臧在浪反）取所獻狐白裘
至以獻秦王幸姬幸姬為言昭王昭王釋孟嘗君
孟嘗君得出即馳去更封傳變名姓以出關（索隱曰更改也改前封傳而易姓名不言是孟嘗君封傳今之驛券也）夜半至函谷關（正義曰關在陝州桃林縣西南十三里）秦昭王後悔出孟嘗君求之已
去即使人馳傳逐之孟嘗君至關關法雞鳴而出
客孟嘗君恐追至客之居下坐者有能為雞鳴而
雞盡鳴遂發傳出出如食頃秦追果至關已後孟

嘗君出乃還始孟嘗君列此二人於賓客賓客盡
羞之及孟嘗君有秦難卒此二人拔之自是之後
客皆服孟嘗君過趙趙平原君客之趙人聞孟嘗
君賢出觀之皆笑曰始以薛公為魁然也今視之
乃眇小丈夫耳孟嘗君聞之怒客與俱者下斫擊
殺數百人遂滅一縣以去齊湣王不自得以其遣
孟嘗君（索隱曰得一作德是湣王遣孟嘗君自言已無德故也）孟嘗君至則
以為齊相任政孟嘗君怨秦將以齊為韓魏攻楚
因與韓魏攻秦（徐廣曰年表云韓魏齊共擊秦軍於函谷）而借兵食於
西周蘇代為西周謂曰（索隱曰戰國策作韓慶為西周謂薛公也）君以

齊為韓魏攻楚九年取宛葉以北以彊韓魏正義宛在鄧州葉在許州二縣以北舊屬楚二國共伐以入韓魏今復攻秦以益之韓魏南無楚憂西無秦患則齊危矣韓魏必輕齊畏秦臣為君危之君不如令敝邑深合於秦而君無攻又無借兵食君臨函谷而無攻令敝邑以君之情謂秦昭王曰薛公必不破秦以彊韓魏其攻秦也欲王之令楚王割東國以與齊正義曰東國齊徐夷而秦出楚懷王以為和君令敝邑以此惠秦秦得無破而以東國自免也秦必欲之楚王得出必德齊齊得東國益彊而薛世世無患矣秦不大弱而處三

晉之西三晉必重齊薛公曰善因令韓魏賀秦使三國無攻而不借兵食於西周矣是時楚懷王入秦秦留之故欲必出之秦不果出楚懷王孟嘗君相齊其舍人魏子為孟嘗君收邑入索隱曰舍人官徵記姓而略其名故云魏子收謂收其國之租稅三反而不致一入孟嘗君問之對曰有賢者竊假與之以故不致入孟嘗君怒而退魏子居數年人或毀孟嘗君於齊湣王曰孟嘗君將為亂及田甲劫湣王湣王意疑孟嘗君孟嘗君乃奔索隱曰湣王三十四年田甲劫王薛文走魏子所與粟賢者聞之乃上書言孟嘗君不作亂請以身為盟遂自

到宮門以明孟嘗君遂王乃驚而蹤跡驗問孟嘗君果無反謀乃復召孟嘗君孟嘗君因謝病歸老於薛湣王許之其後秦亡將呂禮相齊欲困蘇代代乃謂孟嘗君曰周最於齊至厚也正義曰周最周之公子而齊王逐之而聽親弗親弗人姓名○索隱曰戰國策作祝弗蓋祝爲得之相呂禮者欲取秦也齊秦合則親弗與呂禮重矣有用齊秦必輕君君不如急北兵趨趙以和秦魏收周最以厚行且反齊王之信索隱曰周最本厚於齊今欲逐之而相秦之亡將蘇代謂孟嘗令齊收最以自厚其有又且得反齊王之有信以不逐周最也又禁天下之變索隱曰變謂齊秦合則親弗呂禮用用則秦齊輕孟嘗也齊無秦則

天下集齊親弗必走則齊王孰與為其國也於是孟嘗君從其計而呂禮嫉害於孟嘗君孟嘗君懼乃遺秦相穰侯魏冉書曰吾聞秦欲以呂禮收齊齊天下之彊國也子必輕矣齊秦相取以臨三晉呂禮必并相矣是子通齊以重呂禮也若齊免於天下之兵其讎子必深矣子不如勸秦王伐齊齊破吾請以所得封子齊破秦畏晉之彊秦必重子以取晉晉國弊於齊而畏秦晉必重子以取秦是子破齊以為功挾晉以為重是子破齊定封秦晉交重子若齊不破呂禮復用子必大窮於是穰侯

言於秦昭王伐齊而呂禮亡後齊湣王滅宋益驕
欲去孟嘗君孟嘗君恐乃如魏魏昭王以為相西
合於秦趙與燕共伐破齊齊湣王亡在莒遂死焉
齊襄王立而孟嘗君中立為諸侯無所屬齊襄王
新立畏孟嘗君與連和復親薛公文卒謚為孟嘗
君皇覽曰孟嘗君冢在魯國薛城中向門東向門出北邊門也詩云居常與許鄭玄曰常或作嘗在薛之南孟嘗邑于薛城○索隱曰孟嘗襲父封薛而號曰孟嘗君此云謚非也孟字嘗邑名嘗邑在薛之旁○正義曰括地志云孟嘗君墓在徐州滕縣五十二里卒在齊襄王之時也在諸子
爭立而齊魏共滅薛孟嘗絕嗣無後也初馮驩聞
孟嘗君好客驩音歡復作爨音許袁反躡蹻而見之索隱曰蹻音腳字亦

作蹻又作僑孟嘗君曰先生遠辱何以教文也馮驩曰聞君好士以貧身歸於君孟嘗君置傳舍十日索隱曰傳音逐緣反按傳舍幸舍及代舍並當上中下三等之客所舍之名耳孟嘗君問傳舍長曰客何所為答曰馮先生甚貧猶有一劍耳又蒯緱蒯音苦怪反茅之類可為繩言其劍把無物可蓑以小繩纏之也緱音侯亦作鍭謂把劍之處○索隱曰蒯草名音蒯聵之蒯謂把劍之物言其劍無物可蓑但以蒯繩纏之故云蒯緱也彈其劍而歌曰長鋏歸來乎食無魚孟嘗君遷之幸舍食有魚矣五日又問傳舍長答曰客復彈劍而歌曰長鋏歸來乎出無輿孟嘗君遷之代舍出入乘輿車矣五日孟嘗君復問傳舍長舍長答

曰先生又嘗彈劍而歌曰長鋏歸來乎無以爲家

孟嘗君不悅居朞年馮驩無所言孟嘗君時相齊

封萬戶於薛其食客三千人邑入不足以奉客正義

曰奉符用反使人出錢於薛歲餘不入貸錢者多不能

與其息索隱曰與猶還也息猶利也客奉將不給孟嘗君憂之

問左右何人可使收債於薛者傳舍長曰代舍客

馮公形容狀貌甚辯長者無他伎能伎亦作技宜可令

收債孟嘗君乃進馮驩而請之曰賓客不知文不

肖幸臨文者三千餘人邑入不足以奉賓客故出

息錢於薛薛歲不入民頗不與其息今客食恐不

給願先生責之馮驩曰諾辭行至薛召取孟嘗君錢者皆會得息錢十萬乃多釀酒買肥牛召諸取錢者能與息者皆來不能與息者亦來皆持取錢之券書合之齊為會日殺牛置酒酒酣乃持券如前合之能與息者與為期貧不能與息者取其券而燒之曰孟嘗君所以貸錢者為民之無者以為本業也所以求息者為無以奉客也今富給者以要期貧窮者燔券書以捐之諸君彊飲食有君如此豈可負哉坐者皆起再拜孟嘗君聞馮驩燒券書怒而使使召驩驩至孟嘗君曰文食客三千人

故貸錢於薛文奉邑少索隱曰言文之奉邑少故令出息於薛邑而民尚多不以時與其息客食恐不足故請先生收責之聞先生得錢即以多具牛酒而燒券書何馮驩曰然不多具牛酒即不能畢會無以知其有餘不足有餘者為要期不足者雖守而責之十年息愈多急即以逃亡自捐之若急終無以償上則為君好利不愛士民下則有離上抵負之名非所以厲士民彰君聲也焚無用虛債之券捐不可得之虛計令薛民親君而彰君之善聲也君有何疑焉孟嘗君乃拊手而謝之齊王惑於秦楚之毀以為孟

嘗君名高其主而擅齊國之權遂廢孟嘗君諸客
見孟嘗君廢皆去馮驩曰借臣車一乘可以入秦
者必令君重於國而奉邑益廣可乎孟嘗君乃約
車幣而遣之馮驩乃西說秦王曰天下之游士憑
軾結靷西入秦者無不欲彊秦而弱齊憑軾結靷
東入齊者無不欲彊齊而弱秦此雄雌之國也勢
不兩立為雄雄者得天下矣秦王跽而問之曰何
以使秦無為雌而可馮驩曰王亦知齊之廢孟嘗
君乎秦王曰聞之馮驩曰使齊重於天下者孟嘗
君也今齊王以毀廢之其心怨必背齊背齊入秦

則齊國之情人事之誠盡委之秦齊地可得也豈
直為雄也君急使使載幣陰迎孟嘗君不可失時
也如有齊覺悟復用孟嘗君則雌雄之所在未可
知也秦王大悅乃遣車十乘黃金百鎰以迎孟嘗
君馮驩辭以先行至齊說齊王曰天下之游士憑
軾結靷東入齊者無不欲彊齊而弱秦者憑軾結
靷西入秦者無不欲彊秦而弱齊者夫秦齊雄雌
之國秦彊則齊弱矣此勢不兩雄今臣竊聞秦遣
使車十乘載黃金百鎰以迎孟嘗君孟嘗君不西
則已西入相秦則天下歸之秦為雄而齊為雌雌

則臨淄即墨危矣王何不先秦使之未到復孟嘗君而益與之邑以謝之孟嘗君必喜而受之秦雖彊國豈可以請人相而迎之哉折秦之謀而絕其霸彊之略齊王曰善乃使人至境候秦使秦使車適入齊境使還馳告之王召孟嘗君而復其相位而與其故邑之地又益以千戶秦之使者聞孟嘗君復相齊還車而去矣自齊王毀廢孟嘗君諸客皆去後召而復之馮驩迎之未到孟嘗君太息歎曰文常好客遇客無所敢失食客三千有餘人先生所知也客見文一日廢皆背文而去莫顧文者

今賴先生得復其位客亦有何面目復見文乎如復見文者必唾其面而大辱之馮驩結轡下拜孟嘗君下車接之曰先生爲客謝乎馮驩曰非爲客謝也爲君之言失夫物有必至事有固然君知之乎孟嘗君曰愚不知所謂也曰生者必有死物之必至也富貴多士貧賤寡友事之固然也君獨不見夫朝趨市者乎索隱曰趨音娶趨向也又音趨明旦側肩爭門而入日暮之後過市朝者掉臂而不顧索隱曰掉徒弔反朝音朝言市之行列有如朝位因言市朝云非好朝而惡暮所期物忘其中索隱曰期物謂入市心中所期一物利人平明側肩爭門而入至日暮所期忘其中亡者無也

其中市朝之中言月暮物盡故掉臂不顧也今君失位賓客皆去不足
以怨士而徒絶賓客之路願君遇客如故孟嘗君
再拜曰敬從命矣聞先生之言敢不奉教焉
太史公曰吾嘗過薛其俗閭里率多暴桀子弟與
鄒魯殊問其故曰孟嘗君招致天下任俠姦人入
薛中蓋六萬餘家矣世之傳孟嘗君好客自喜名
不虛矣
索隱述贊曰靖郭之子威王之孫既彊其國實高其門好客喜士見重平原雞鳴狗盜魏子馮
驩如何承聽薛縣徒存
蘇子古史曰戰國以詐力相傾伐二百餘年兵出未嘗有名秦昭王欺楚懷王而因之要以割

地諸侯競獻無敢以一言間秦者惟田文免相于秦魏不得脫歸而怨之乃借楚爲名與韓魏伐秦兵至函谷秦人震恐割地以予韓魏僅乃得免秦自山東難秦未有若此其壯者也矣兵直爲壯曲爲老有名之兵誰能禦之使田文能奮其威則是役也齊可以伯惜其聽蘇代之計臨函谷而無攻以求楚東國而出師之名索然以盡東國既不可得而懷王卒死于秦函說轟之秦雖不遇孟文是以横行而莫之制耳世豈有以大義而屈于不義者哉

陳仁子曰客之稱四海一君之世無是也故在春秋時百里奚虞人也而客於秦甯責皇楚人也而客於晉欒盈之去晉而楚之也爲晉之憂子胥之去楚而客也爲楚之客患大抵皆客也浸淫至戰國談天雕龍蜂起梟猾猶空言爾儀秦以從横爲劍佩其禍生民何限哉而四公子之徒直以取數之多爭爲雄長要其所得不過雞鳴狗盜之輩爾夫何益于大哉予誠使當時之客知孟氏焉在梁曰仁義在齊又曰仁義孰

吾之正論以治天下則四公子之禮遇不
為虛談其亦庶乎有補也而奈之何其不
然也是以一史遷於田文也斷之曰吾嘻夫
固亦其為一己之私好非天下之公好焉
耳然則客之為禍也日甚甚不已非田文
之徒實濫其波而靡所至若秦王之興以
囊括四海包舉宇宙之志非戰國爭立比
也而猶日遂客不知是客也將何歸乎是
必知晉之范蔡澤所一秉秦
足不履地乃可良用一概
錫樂賴日泰開田文賢而請于齊收天下
之豪傑以屠之爾田文信其心以往獨不聞
楚懷王之執乎位文以捐其能容了閭昊
魏將軍乎文客以千計公孫弘稱可以致
主伯王者五人未開五人者為文計何也
吾是以知文之客皆鷄狗耳寅日文養鷄
狗然與一鷄狗以既死鷄狗何負于文哉
苟客有一人興于既鷄狗者則文何與于既
死三國伐秦兵臨函谷師出有名秦人為
之震恐割地求解是舉也楚因可出齊圖

可伯又信蘇代以罷兵客
無一人異于鷄犬者信矣

史記卷之七十五

史記卷之七十五